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301.74~~

~~Ch L 9297.74~~

Ch L^R 9297/1184

T

68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三貞國琦較澤

宰輔部

二百三十六

識閭

依違

強很

識閭

夫銓宰所寄台輔之尊兼摠萬機彌成九序安危所繫於是在焉寅亮之功可謂難矣至若絳侯見問無聞骨鯁之談平津秉成終負依阿之累以黃霸之治

丞相府

鵠音芬字本作鵠此通用耳鵠崔大而青出羌中

霸以為神雀議欲

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

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相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

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

者為一輩先上殿

丞相所坐屋也屋之高通呼為殿

舉而不知其人

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

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鵠雀飛

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鵠

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

圖謀也

曰臣聞上

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

凡言條者一而舉之

皇天報下神雀

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

畧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

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

白與俱受戮矣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帝聞黯與

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

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

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

舍廢也

務相增加澆淳散樸

不雜

為淳以水澆之則味雜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

竝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懈

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

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

行而削牘之奏頗乖以王導之元勳而授鉞之謀或
爽此數君者尚或失之況於中庸之才而荷阿衡之
重乎是知注意之舉簡心寔難苟授受之或愆將謀
謀而易補豈惟巖廊論道虧宰正之風固將寓縣羅
憂失具瞻之望矣

漢劉屈氂武帝末為丞相與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

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具印綬挺身引也獨引

失印綬也是時帝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棄疾置以聞

置謂所置驛也帝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帝

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周公之

風矣周公不誅管崇乎

揚敞昭帝末為丞相昌邑王微即位淫亂大將軍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

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

而已唯唯恭應之辭也延年起至更衣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

人遽從東箱遽速也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

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先事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

心猶與無決誅矣與讀日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

黃霸宣帝五鳳中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

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軼過也音逸漢家

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

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飭讀為勅以類此歸告二千

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使務得其人羣事皆以義

法令簡式簡易也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舉

者必先受戮好求也音干用以正明好惡天子加納訥言

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指意霸甚慙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

昌奏設嘗平倉帝善之望之非壽昌此望之不

後漢崔烈靈帝時為大司徒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

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烈以為宜棄涼州設會

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

下乃安尚書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問燮燮對曰昔

月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而季布猶

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

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

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

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

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上臣竊惑之若使左任之

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

王允獄帝初爲司徒是時太師董卓既爲呂布所殺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較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

難及在際會每乏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部下不甚附之董卓將較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直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俱以董卓親厚竝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解兵明日當

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催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

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

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來允諭之不假借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之於是二人往實

名兵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允以為一歲不可

再赦不許之後催等入賊共表請允出問太師何罪

允窮蹙乃下廷尉後數日見殺

晉楊駿惠帝時為太傅皇后賈氏矯詔將誅駿駿時

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閣內有變名眾官議之太傅

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關豎為

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

皆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

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性懦

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

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官

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

駿死焉

王導為司徒時徐龕反叛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是

龕州里官族心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

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

以征討都督果敗績

庾亮成帝初爲護軍輔政是時冠軍將軍歷陽內史蘇峻潛有異志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計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嘗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數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

竝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峻乘勝至於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宋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受孝武遺制輔政阿衡幼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較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吏部蔡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怯撓阿順法興嘗慮失旨開興宗言輒戰懼無計

南齊王敬則明帝卽位初爲大司馬增邑千戶享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朝服道引出聽事拜授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於事竟

後魏劉潔太武時爲尚書令勅勤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赴漠北潔與左僕射安原奏欲及河水未解徙之河西水解之後不得北道太武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執

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曲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圜我於河西之中是將殺我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王僕射安原屯悅牧城北輔備之旣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絕相枕而死

隋裴蘊煬帝大業末爲御史大夫叅掌機務事司馬德戡將爲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角遣范富婁等入自息西苑取梁公肅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授帝謀議已

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折其計須臾難作
蘊嘆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息尚輦直長
亦同日死

唐蕭瑀太宗時特進參預朝政瑀常稱房玄齡已下
同中書門下內臣悉皆朋黨比周無忠心奉上累獨
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
及耳帝謂瑀曰爲人君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公言
不亦甚乎何至此瑀又以爲帝偏信臣下所言不誠
帝數謂瑀曰知臣莫若若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
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數謂瑀
信誓瑀旣不自得而帝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苦多
而未發也

楊師道爲侍中多所引薦而乏於知人所引者無君
子小人之別

敬暉中宗神龍初爲侍中與桓彥範等誅張易之兄
弟也雒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
請因兵勢誅三思之屬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柬之
屢陳不可乃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
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爲天下
所患時議以此歸咎於暉等暉旣失政柄受制於三

思矣暉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東之歎曰主上疇
昔爲英主時素稱勇烈吾畱諸武翼自誅鋤耳今事
勢已去知復何道

楊國忠玄宗天寶末爲右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舉
兵向關以國忠爲名及哥舒翰守潼關時將皆以兩
關去京師三百里便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
兵未決慮其能於已不利欲其速戰自中以促之翰
遂出關與賊戰於桃林王師敗績翰受擒國忠於朝
堂命朝官報潼關之敗訪以救援安危之策刑部尚
書張均御史大夫張倚已下百餘人唯唯無敢言者

唯監察御史高適請卽口召募城中敢死之士及朝
官各率家僮子弟出軍防遏國忠曰兵已入關事不
及矣但垂泣良久乃言曰人上書言祿山反狀已十
年帝不信今日之事非宰臣之過

嘗袞代宗大曆末爲平章事旣懲艾元載爲政持公
道便並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仕袞一
切杜絕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勢與匹夫等尤
排擯文詞登科第雖窒賣官之路政事亦大致擁滯
楊琰德宗建中初平章事遽計議城平涼涇原節度
使段秀實以爲方春未可請俟農隙琰大怒召秀實

為司農卿而以李懷光代之因此劉文喜涇州作亂
朝廷震恐

關播建中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乏於知人之鑒好
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
悉劉承誠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
藝播累奏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試用之德宗以
為然以元平為補闕會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亂以
汝州要鎮令選刺史播薦元平為汝州刺史元平至
州旬日為希烈擒之而去州亦陷賊中外唾哂之繇
是公達等不克任用

自建中已後方隅之起兵者皆天下劇賊而楊玘以路恕為懷

州刺史使捍諸田闕以李元平為汝州別駕圖李希烈談者以為笑

鄭餘慶憲宗元和初為尚書左丞平章事屬夏州將
楊惠琳叛帝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
議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
時議以餘慶雖好博雅而未達時事
崔植杜元穎為相時幽州節度使劉聰將歸朝慮其
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朱克融亦在
籍中植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
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眾推克融統
軍務焉

蕭俛穆宗卽位初爲平章事是時帝乘章武恢復之餘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宰相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爲兵不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旣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落籍之卒合而爲盜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而不克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
盧攜僖宗乾符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聞黃巢起曹

濮南犯荆襄致書與越州觀察使崔瑋求天平軍節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相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奏欲請授同正員將軍攜駁其議請授府率如其不授請以高駢討之及巢見詔大詬執政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亦不允然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爲巢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乃北渡淮西抵雒陽畱守劉允章率分司官迎於上東門繼攻陝虢逼潼關陷華州畱將喬鈴守之河口節度使李侃表于賊朝廷使田令孜率神策軍拒之賊以

王鐸失守乃自潼關谷路入遂陷京師時前夏州節度使諸葛爽亦統禁軍聞賊盛退保櫟陽及黃巢至乃降勅田令孜之起神策軍也衆號七萬皆長安豪民以貨賂求隸六軍不能負矛戟甲鎧之重乃祈於官執事者厚以直傭兩市之負販者以備其行其實不過三萬人但飾其旌旄鉦鼓而已及守潼關賊已他道而入一時狼狽廻至輦下時百官馬走攜在中書省止之曰此必博野軍私自還也博野軍有七千人則六軍之數時以後發故謂其自還攜至是懼罪馳歸抑藥而死

後唐郭崇韜莊宗同光中爲侍中兼樞密使議者以崇韜功力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悞計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跡其禍逾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旣不知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爲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迎門士人諂奉漸學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謀先人嘗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勲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公雖代

邸之舊然家無門閤溪知公才伎不敢輒進者慮名
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於興平拜尚父子儀之墓
豆盧革莊宗時爲平章同光三年冬雒下饋運不充
軍士乏食日致怨咨帝深憂問所司濟贍之術革與
宰相韋說依阿徇時竟無奇說但云陛下威德冠天
下今西蜀平定珍貨甚多可以取之以給軍士水旱
作沴天之嘗道不足聖憂

崔協明宗時爲平章事天成三年九月協嘗侍坐言
於帝曰臣聞食醫心鏡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
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安重誨明宗長興中爲樞密使兼侍中有工部尚書
李麟日生妄動切欲爲宰相人望非允麟乃引僞吳
覘人見重誨云吳國執政徐知誥將舉國稱藩願得
令公一信卽來歸向重誨不察事機卽以爲實然因
出玉帶與覘者令歸工估其值數千緡經歲無所聞
竟成虛語

盧文紀末帝清泰初爲平章事是時帝與閔帝兄弟
尋戈之後宗社甫寧虜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
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愛憎朋黨之小瑕所糾
者銓選擬倫之微類三年夏移易太元帥晉祖引虜

拒命既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間道告急八月帝親
征過徽陵拜於闕門休於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
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
言語將爲便致太平今寇孽紛紛萬乘自行戰賊於
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
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事文紀曰
虜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臣
有三處救兵可以一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
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
之心必若木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

密旁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

馬裔孫清泰末爲平章事三年末帝親征太原行在
懷州裔孫自維都來朝獻時大寨被圍息耗斷絕趙
德均父子已懷異志惟范延光盡心而援孤兵寡駐
驛懷州君臣智窮慮索遽聞裔孫至以救焚之謀特
來朝謁數日之間寂無所說羣臣往謁因言時事龍
敏言國之治亂由君之聽斷因引管夷吾辭害霸之
說云旣與君子謀之又與小人圖之害霸也馬以譏
時乃曰君子小人則殊而愛君盡心一也卽如今強
胡內侮扈從之人誰不願破賊夷兇致君於千枝萬

葉諸官晒之

漢楊邠隱帝時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於一簿一椽亦不聽從邠雖長於吏途不識大體嘗言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彊盛至於文章禮樂竝是虛事何足介意也邠既專國政觸途苛細條理前資官不得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竝須給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每懲二蘇之失

逢吉禹珪

難於除拜事

多壅滯士人怨咨邠比與二相不協又深嫉儒士凡所有平章動多矛盾周行之內自漢受命以至滅不沽一命者十有六七焉諸司補吏與門胥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如是亦繇逢吉與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王章爲平章事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嘗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

依違

夫彌綸道廣寅亮功高乃膺注意之求允協致君之業是爲良弼以贊永圖若乃畏懼取名唯諾自守昧

獻贊而忘大政固恩寵以持兩端唯署字以因循必鄙諺而致誚焉用彼相不其然乎知無不為蓋異於是

漢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武帝時丞相田蚡抵言魏其

侯竇嬰灌夫事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安國曰魏其言

灌夫父子死事

夫父孟吳楚反時為校尉嘗陷監遂死吳軍中

身荷戟馳不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

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言

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轆宗室

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榦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承

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

孔光為大司徒王莽以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

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

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

說讀莽曰悅

皆傳致其罪

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

為奏請令邯持於光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

後漢胡廣為司徒與太尉李固司空趙戒議欲立清

河王蒜時大將軍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

意立蠡吾侯至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

堅守本議

晉荀顗爲侍中太尉卒無質直之操唯行義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

宋劉劭爲右僕射中領軍與齊太祖同受遺詔掌機事初劭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兼內外主上春秋未幾諸王竝幼布流物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而將軍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何追劭竟不納

南齊褚淵初仕宋爲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時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隋虞世基爲僕射知煬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穎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

唐李勣爲太尉高祖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韓瑗來濟諫皆不納勣密奏曰此是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意乃定于志寧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庶人之廢

也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
蘇味道則天延載長壽中再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
位數載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
故時人號爲模稜于今以爲口實

源乾曜玄宗開元中爲侍中任政事十年時張嘉貞
張悅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權事皆推讓
之及李元絃柱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
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遂蒙擢用又皎得罪
爲張嘉貞所擠乾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

張耀卿爲左丞相開元二十五年逸人姜撫獻長春
酒方玄宗分賜年衰朝官兼與方法耀卿與文武百
官上表賀曰伏承逸人姜撫獻同度山長生藥秘精
英而日久候聖明而乃彰伏惟陛下大聖撫運深仁
濟俗和氣時若淳風穆然上帝式臧用分景福逸人
斯至乃表長生藥薦長春酒和甘露天杯暫御神策
逾增益光明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臣子大慶開闢
所無朝野多歡蹈舞相繼況自中外賜藥兼方遠使
人寰同昇壽域慶流溼澤馳景迴光凡在生靈不勝
悅慶臣等望進禮食以稱壽觴歡實祚之無疆樂徼

生之有遇許之時士庶競服長春酒多有暴卒者帝懼而止

陳希烈爲左相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

韋見素爲武部尚書同平章事係楊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猜嫌見素無所是非署名而已

劉蕤爲左散騎嘗侍平章事德宗貞元中尚書右丞元琇爲度支使韓滉所奏貶雷州司戶其責旣重舉朝以爲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蕤及齊映

曰元右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良懼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用皆濟斯可謂國之勞臣也今此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鷄鳴起舞者矣竊爲相公痛惜之蕤映但引過而已

董晉貞元五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與竇參同知政事而皆決在竇參晉但奉詔書唯諾而已

賈耽在相位凡十三年不能以天下安危大事爭於君前頗爲知識之士所短

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平章事時李吉甫自淮南詔徵
夫一年憲宗又引用李絳時帝求治方切軍國無大
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爭論
形於言色其有詰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竟
以因循而罷

王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初鄭注自謂有經
濟之才文宗問以安人富國之術無以對因請權茶
涯知不可而不敢違

孔緯爲平章事時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
服所司申前例中貴人無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

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官舉故事
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
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
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召諫官請之曰大禮
日近無空立異爲朕容之於是內官朝服助祭

後唐韋說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官嘗不造事端
時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指言
豆盧革爲平章事莊宗同光三年弘文館奏請依六
典故事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勅崇文館比於弘文館
竝置今請改稱頗叶舊典從之樞密使郭崇韜亡父

名弘革希崇韜旨奏而改之故云有弘文崇文並置之
之言也

鄭珽爲平章事明宗延宰臣於玄德殿珽從容言曰
近奉御札罷辛鄴都人情甚安咸仰聖德其始議也
珽亦贊之及罷行期珽又贊之大臣獻替若斯豈能
責小臣之竊位邪

強很

宰輔所以佐人君治天下調陰陽順元化者也必在
乎中庸其德平恕其心體貌溫恭辭氣寬裕所以能
通萬物之理副四海之瞻或其剛毅近仁木強率性
忠言犯上直道異衆善則善矣恐非純和之德焉矧
訐以爲直犯而必較以威勢而自處謂恭順而無益
人所惡也禍必隨之

漢周昌木強人也爲御史大夫自蕭曹輩皆卑下之

昌嘗燕入奏事

以帝宴時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

逐得騎昌項帝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
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

申屠嘉爲丞相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

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

適讀日謫

而丞相嘉自絀

絀退

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

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
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歸首於天子

至朝嘉請誅內史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

垣故宀官居其中宀謂散革也且又我使為之錯無

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言先斬而後奏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田蚡為丞相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自處

尊位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撓也音汝教反此

滋驕滋益也

後漢韓歆為大司徒好直言無隱諱光武每不能容

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

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

將飢凶指天畫地言其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

復遣使召宣責之司隸較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

子嬰竟自殺

晉揚駿為太傅輔政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以緝

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

眾為政嚴碎懷諫自用不允眾心馮翊太守孫楚素

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

王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為

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國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

庾亮爲中書令輔政專用威刑知蘇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止之皆不納峻果反

後魏穆壽太武時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爲人莫及已

古弼爲尚書令參政事欲入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嘗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太

武前捽樹頭擊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高輦爲尚書令每事任已宣武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形乎辭色

隋蘇威爲宰相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要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竝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

楊素爲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辨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

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凌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
頰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頰遠
矣

唐蕭瑀爲太常卿兼領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
瑀多詞辨每有評議房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非
所言殊不用瑀彌怏怏李義甫遷右相入則諂言自
附出則詳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高宗顯
知其罪失從容戒議府云聞卿兒子女壻皆不謹慎
多作罪過我亦爲卿掩覆未卽公言卿可誠勗無令
如此義府勃然變色顯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

帝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邪義府宛然殊
不引咎緩步而去帝亦從容之後長流雋州

宗楚客中宗時爲相御史崔琬劾楚客紀處訥宗晉
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竝請
收禁差三司推鞠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劾者卽俯
僂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翻更咤顯作色而進自言
執性忠鯁被琬誣奏帝性旣寬仁竟不窮其事令釋
之

劉幽求玄宗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三品監修國史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

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寔爲中書令幽求甚不平形於言色

韓滉爲左僕射同平章事然以前輩早達稍侮薄後進晚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又元琇以纖芥微嫌陷之重與衆不能一

常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又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衮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初下鄆州梁將王彥章陷德勝寨羣情惴惴內外囂然

帝於楊劉城躬厲士卒晝夜苦戰臣下皆憂之豆盧革與同列議上章規諫請不躬御士卒因言及漢高臨廣武事楚人矢及於胸紿云虜中吾足程曰此劉季之失也幾死老兵衆皆縮頸嘗與羣官論士族或曰員外孔龜明善和之家宜聖之後公輔累世得非盛族歟程曰止於孔丘之後盛則吾不知也親黨有假遁乘於程者程帖府縣令給付之府吏訴其不追程怒鞭其背議者以浮薄之中凶狂爲最時光祿卿任圜兼興唐少尹帝妹婿也馮其寵戚因詣程訴之程衣鶴氅華陽巾馭几決事盛怒見圜慢謂曰公是

何蟲豸敢違吾命宰相取給於府縣公保惜胥吏園
不言而退夜急馳見帝面訴其事帝怒謂郭崇韜曰
朕誤相此人凌辱於九卿促令自盡崇韜亦恐事將
不測盧質橫身解之乃貶官右庶子

豆盧革同光中平章事莊宗幸維車駕次汜水翰林
學士劉昫趙鳳于嶠等議高祖太宗廟在維北請帝
親行拜薦庶天下知敬祖奉先之道革恥於失舉遂
非不行識者譏之次偃師又議昭宗園陵不遠道周
既除大慙車駕宜請告謁追思恹憤號慟寢園然後
還宮始為得禮革與郭崇韜不達變禮又拒而不行

孔循為東都留守帶平章事以孟夏等獻宜令攝太

尉行事循稱使相有戎機不合當祠祭重事

議者曰郊天祀

地太尉之職無其人則宰相攝之循位同三事留守
東平代掌武以供祀事而詆以戎機不自知貴強戾
之甚也

豫章黃國琦校釋

漢楊邠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三司使
王章於御前論事隱帝曰事行之後勿俾有詞邠曰
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左右聞者縮頸未幾滅族其
負氣寡識多此類也

國典領百寮者也故當心平其志使國典成式

人模九者以備御日若以維康為本增廟廊之重素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不協

徇私

樞黨

不協

士者建輔弼之臣所以共成天功登翼王室協和萬國典領百寮者也故當一乃心平其志使國典成式人模允諧以謙抑自居以推讓為本增廟廊之重表

册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堂陛之高使和輯之風行於天下者也若乃固專朝
政闕視王庭發言以相侵議事而不合或趨向之各
異或先後以自矜爭論曲直交斥隱匿形於辭色遂
為忿競構成禍亂或至誅戮忠臣之節豈當若是者
乎書于方冊可以垂戒

周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二子王卿士

王右伯輿

右助王也

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欲奔晉

殺史較以說焉

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

處叔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

伯輿訟焉

爭曲直

王叔之宰

家宰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輿屬大夫

坐獄於王庭

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士躬坐獄訟故使宰輿屬夫對其曲

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

上其難為上矣

簞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象

瑕禽曰晉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

而賜之駢旄之盟

平王從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王為王備犧牲共

祭祀王特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其職駢旄赤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鷄

曰世世無

失職若簞門圭竇豈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言我之貧

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底至也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隨財而刑放於寵

寵臣專刑不任法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師旅

之長皆受賂

吾能無簞門圭竇乎

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唯大國圖

之圖猶議也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正者不失下之直

范宣子曰

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尊故推

之於使王叔氏與伯輿合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要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王室代王叔

漢上官桀為左將軍霍光為大將軍皆受遺詔輔少

主桀自先帝時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故為將

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上官安女光廼其外祖而

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丞相丙吉年老宣帝重焉望之

又奏言萬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在

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晉歲日月少光

咎在臣等帝以望之意輕丞相言三公非其人又咎在臣等是其意毀

丞相繇是不說又丞相司直繇延壽繇音奏故事丞

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

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

會庭中與丞相均禮時議不合意望之曰侯年能寧

父我邪謂寧能與吾父同年邪坐是左遷太子太傅

晉閻鼎為太子詹事愍帝即位以鼎總攝百揆京兆

尹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

後魏長樂王壽樂自文成即位有援立功拜太宰大

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
疾爭權竝伏法

北齊唐邕爲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車駕幸晉
陽勅斛律孝卿摠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
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嘗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
一旦爲孝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

唐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爲相月餘與中書
侍郎薛稷不協于中書忿競日用由是停知政事

張嘉貞爲中書令張說爲兵部尚書平章事初嘉貞
爲兵部員外時說爲侍郎及是說位在嘉貞下嘉貞
既無所推讓說頗不平由是不協

蕭嵩爲中書令裴光庭爲侍中同位數年情頗不協
及光庭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
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審之光庭卒後嵩
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奏出爲外職韓休
爲右丞相蕭嵩與裴光庭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光庭
卒玄宗遣嵩擇相嵩以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直與嵩
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論曲直因讓位
玄宗眷嵩厚乃授嵩尚書右丞相休工部尚書
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與杜暹同在中書多所

異同情遂不協至有相執奏者

李適之代牛仙客為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叶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為散職乃罷知政事李吉甫再為平章事秉政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時之負公望者慮為吉甫所忌多迎畏之憲宗知其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與絳不叶而絳性剛許於帝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甚不悅者亦無所傷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

正俾其所學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

位可久答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

絕自是終為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嘗侍罷知政事

鄭覃為右僕射平章事其年李固言復為宰相固言

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曰周

殷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

閔之門赤墀卜秉筆為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

李讓夷臣不敢有纖介異論乃止揚嗣復自西川入

相與覃尤相矛盾加以固言李珣入對之際是非

蜂起開成二年二月文宗御紫宸殿謂覃曰李宗閔
在外已數年公欲別與一官覃曰陛下以其地遠請
量移二三百里卽得不可再用姦邪如重用宗閔臣
卽請退陳夷行曰宗閔頃得罪以黨比責之宜死管
寶歷入關十六子李績張又新蘇景喬等朋比傾覆
朝臣貨賄交通李珏曰若以數子之事罪在李逢吉
如李績居喪服闕不可不與一官臣恐在外衣冠多
生議論非爲李績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咸理
今陛下何惜十數人耳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
循私情帝曰但與一郡國覃曰與洪州司馬可也嗣
復曰此爲罔上非爲量移夷行曰宗閔養得鄭注幾
傾覆朝廷嗣復曰此者陛下欲與鄭注好官宗閔不
肯陛下亦當記憶其事鄭覃曰嗣復黨比宗閔姦邪
益如李林甫嗣復曰豈可便以李林甫比宗閔比玄
宗暮年委任林甫誅破忠良十餘家宗閔未有此事
況太和末宗閔與李德裕同時得罪德裕自開成初
量移至二年夏爲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尙在貶所只
如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成以韓益前年犯贓不
可知鄭覃云幸且勿論孰爲黨比李珏曰捨小過掩
微瑕但量與一官亦無妨帝曰三度左遷與一郡無

妨卿等悉出帝名左右史周殷復魏謨向前適來宰
臣如此爭論去就得否對曰臣等以為不可然鄭覃
等各竭盡忠誠不覺如此亦非敢觸犯龍鱗帝曰鄭
覃僻直嗣復疎雋卿可商量宰臣所奏同為一狀將
來丁酉以衡州司馬外置同置員李宗閔為杭州刺
史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李珣繼入輔政
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為每文宗前議政語侵嗣復遂
至往復珣不能堪上表稱疾辭位詔不許

溫攜為平章事與鄭畋同在中書黃巢之起攜以浙

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
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巢奏請廢南朝議有
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度廢之攜
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畧無雙
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餓寇不足平
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
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
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
能支不如釋咎苞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
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眾一離巢則几上肉耳是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今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僖宗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出勅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榮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帝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知政事

後唐任圜為平章事時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

河朔人居相位圜欲指李琪而宰臣鄭珏素與琪不協循亦惡琪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為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闕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較藝可敵時輩百

人而讒夫巧泄忘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蚌蛻之轉也

李琪事梁爲平章事與蕭頊同在中書頊性畏慎溪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頊專倚撫其咎

李愚爲平章事與劉昫俱在中書時馮道已出鎮同州而昫與道爲婚家而愚性太峻或因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協愚必曰此事賢家翁所爲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於是每言必相詰難或至喧呼無幾兩人俱罷相

晉桑維翰爲平章事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於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導之少帝繇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事言於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尹

徇私

粵若寅亮天工協和民紀仰成大化直哉惟清斯宰

相之職也若乃居具瞻之任爽中立之誠始務營私
 詎聞盡節公忠靡著怨欲是行或昔有違言或暫失
 微旨既舉奪以私意遂好惡之有乖或異己以見傷
 或改法以更事徇故人之末節忘有國之至公加以
 租入是貪兒女嬰慮小猶損於政治大或蔽於聰明
 而冀庶事成康邪慝不作雖曰愚者未之信也歷代
 之下咸可明懲苟異中道則有斯蔽矣

漢田蚡武帝時為丞相元光中河決瓠子蚡奉邑食
 鄒鄒居河北鄒清河之縣也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入

蚡蚡言於帝曰江河之決皆天時未易以人力疆塞

疆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
 不復塞也

霍光昭帝時為大將軍輔政以光外孫上官氏為皇

后光欲后擅寵有子時帝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

言宜禁內雖官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窮袴有前

通也使令所使之人也後宮莫有進者其後宣帝既

立帝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妻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

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乳醫視產因勸光

內成君代立為后始許后暴終吏捕諸醫劾衍侍疾

亡狀不道獄吏薄問急顯恐事敗即以實語光光大

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猶與不決也會奏上因署衍勿論

署者類光薨後語稍泄事具外戚悖逆門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

文深詆詆毀也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

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

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

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

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

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鄧瑯

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

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刺始也後

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

先是逢信已從高帝郡守歷京兆太僕為卿俱在選

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有事與方進相連帝使

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六臣獄重故以侯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

責方進真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

為郎中與從事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

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

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

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

湯徙燉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
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解說猶子夏既過方

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揣謂探居無何無何猶言無

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污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

該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賄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

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

行辟亡功劫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亡恥孔子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謂鄙夫不可與事咸信之

謂也過惡暴見不宐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

二歲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等用拜為光

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

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

冒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

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

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帝以太

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

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

謂託於誠不可更有他計言不宐是後長陰事遂發

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

不道請下獄帝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

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
 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
 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
 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
 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死黨盡
 黨死於朋欲相攀援死而後已援引也皆內有不仁之信而

外有雋材過絕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
 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繼介愛利之風愛利
謂仁愛而欲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
安利人也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用不仁之人言不仁
則禮樂廢壞

之六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
 懷姦邪國之所患而溪相與交信於貴戚姦臣此國
 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沒昔季孫行父有言
 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
 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鷂似鸚鵡而小翅翼雖傷
今謂之上鷂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誠難犯之犯之眾敵竝怨善
 惡相冒冒覆臣幸得備宰相不敏不盡死請免博闕
 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知廢
 錮復徙故郡以憂死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老疾罷歸第位特進見禮如

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禹每病車駕自臨問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

後漢許馱為太尉靈帝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時馱與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賄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

魏曹爽齊王時以大將軍輔政揚州刺史王陵奏廬江太守文欽貪殘不宐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爽以何晏等為腹心因共分割維陽野王興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劫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

深文致毓法使王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

晉汝南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眾心由是失望

魏舒為司徒左長史傅咸在位多所執政豫州大中

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上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用咸據正甚若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

後魏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自從貴達罕所中薦曾啟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嘗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孝明許之時人比之張禹

北齊孫勝世居北邊因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亦不得疑其爲人婢賤及爲司徒奴婢許良者不研虛實率皆免之願免千人異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後遷太保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廼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趙彥深爲司徒諷朝廷以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班子君信竝相繼居中書故

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堅身材最劣
司馬子如執政尉瑾娶其外孫皮氏女繇此擢瑾中
書舍人隋蘇威爲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威治身清儉
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
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

唐許圜師爲左相龍朔中圜師子靜福府果毅文思
奉輦直自然因田獵踐百姓苗稼地主忿怒更相擒
捉自然遂以競箭射之圜師杖自然一百竟不聞奏
地主又詣司憲告司憲大夫楊德裔不爲推究西臺
舍人袁公瑜遣人改姓名上封告之詔特免官

李義甫爲中書令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
而無賴之徒苟合籍其權勢拜仗爲兄叔者甚衆給
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敘昭穆及義甫出爲普州
刺史遂卽除削義甫聞而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
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
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
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詣練門閱者修氏族志
勒成百卷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
義甫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
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

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姓氏錄繇是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爲勲格義甫仍奏收天下氏族志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論替猶相矜尚自爲婚姻義甫爲子求婚不得乃舉隴西李等十家不得相與爲婚劉幽求爲侍中幽求妻李氏本幽州故將軍李謹行嫁賤妾也幽求往爲館客通而妻焉謹行孫璉見幽求達用事遂以爲觀璉任燕州刺史與幽州都督薛訥有隙幽求遂進孫佺爲幽州都督幽州鎮守經畧使節度請軍以代之佺無將材欲令遠討衆知其必敗也

張嘉貞爲中書令駕幸東都有雒陽王簿王均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賍事發玄宗特令朝堂決殺嘉貞從所繇連其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杭等皆貶之

姚崇爲紫微令縱其子光祿少卿彛等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繇是爲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如崇所親信受蕃人珍異遺事發帝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帝繇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勅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

而請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受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

蘇邈爲相開元五年正月太廟四室壞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以爲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太廟之際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所致詔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與馮宗蘇獻等議以爲平子在瞽危言玄宗令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平子曰辨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邈以博士蘇獻是從祖兄頗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已遂貶平子爲康州都成縣尉議者以平子議爲是

張說爲中書令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及中書舍人張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綬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今公審疇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制出外內甚咎於說果爲御史中丞宇文融所劾

李元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素重宋遙引爲中書舍人與給事中嚴挺之等同考吏部等事遙與挺之好

尚不同遙言於元絃元絃詰擬之擬之曰明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情惡甚爲不取也詞色俱厲元絃曰小人爲誰擬之曰卽宋遙也因出爲登州刺史李林甫爲右相兵部侍郎李彭年與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活以大其門典銓官七年竟以賊貶

呂甄上元初爲相引妻父程楚賓爲衛尉少卿妻兄震爲侍御史員外郎

王與代宗朝爲相時韓滉出爲通州刺史彭王府諮議鄧景山爲淮南節度表滉爲賓佐未行除殿中侍

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與拜官之詞不加虛美與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與免相羣議稱其屈故召拜焉

楊琰德宗初爲相專意報恩復讎道州錄事參軍王洺有微恩於炎炎舉洺爲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之舊事

盧杞德宗初爲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淮南觀察陳少游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簡較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時宰相關播嘗爲少游賓僚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

府故驟加其官秩初播為給事中杞以播柔緩與其
易制驟薦之尋改吏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時政事決在杞播但歛衽取容而已

李泌德宗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王緯為給事中
數月又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初緯與泌竝為露
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將陷害泌緯救解獲免及
是遂擢用焉

竇參董晉貞元中俱在相府參驕盈多犯帝漸惡之
參風晉奏給事中竇中為吏部侍郎帝正色曰豈不
是竇參遣船奏也晉不敢隱諱因問參過失晉具奏
之旬日參貶官晉憂懼累上表辭官

李吉甫憲宗初為相元和三年二月勅許新除官及
刺史等假於宣正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
禮謝竝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
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用拜而牧守受命之後
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
吉甫之舅新除河南少尹裴復求速之任適遇寒食
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又裴
增初罷相以太子賓客卒時吉甫復入相以宿嫌怒
增不加贈官給事中劉伯芻疏論贈增太子少傅伯

芻妻其從姨也或言吉甫以此奏論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爲虢州刺史

元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載初爲侍中苗晉卿引用溪德之見晉卿子壻張延賞厚遇之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中書舍人會河南尹缺特奏爲河南尹時河維兵戈之後邑里丘墟延賞政尚易簡東郡甚理大曆年御史大夫缺上封人李少良潛以載陰事聞載知之乃奏少良往矣詔下御史臺訊鞠載遂以延賞爲大夫實有所屬也

崔羣爲相元和十四年七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相羣因對言之帝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羣對曰陛下卽捨之當速使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上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詔杖八十長流康州議者以長孺坐贓鉅萬空處死以懲惡今以其母而貸其生是爲人子者皆可以爲大惡因母老而不死矣帝惻然捨之仁也宰相救免之非也段文昌穆宗初爲相文昌好古書畫於所嗜求取不擇其人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三人皆以文學知名於貞元中四方之士樂慕之憑亦好古故鍾王展鄭

之蹟在書斷畫品者頗積其家憑孽子渾之狂險干
進盡有獻於文昌又翰林學士李紳好惡頗乖有進
士周漢賓者倚以求事長慶元年春禮部侍郎錢徽
入貢院日文昌及紳懇言二人繼以私書中書舍人
李宗閔與翰林學士元稹早以才雋相友稹頃自捨
遺御史坐直貶出久之懲爲省郎乃大改前志以徵
富貴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隙楊汝士與徽有
舊會宗閔子壻蘇朝與右補闕楊汝士季弟殷士俱
及第遂搆成其事時文昌已除西州節度使面辭日
首其事指撻勝內鄭郎等十四人謂之子弟不當在
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翰林學士稹紳等奏與文昌
同遂內出題目重試之郎等惶駭就試不能成其文
遂考落郎等十人而貶錢徽爲江州刺史宗閔劔州
刺史汝士爲開州臨江縣令

元稹爲工部侍郎平章事長慶二年以新授楚州刺
史李景儉爲少府少監分司東都初景儉兩爲諫議
大夫以險躁縱酬再黜遠地素與稹暱狎及稹作相
景儉未達貶所據遷大郡議者紛起方以散位處之
賈餗文宗朝爲相太和九年七月貶侍御史李甘爲
封州司馬殿中侍御史蘇特爲潘州司戶蘇特非與

李甘為比者賈餗為他事虐用朝典耳

鄭珪為相崔貽孫自貶所遇赦還京珪以嬰戚之分

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旄罔知復除禮部尚書

致仕

梁末帝乾化初于兢為司空平章事四月罷為工部

侍郎尋貶策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較還往故也

後唐韋說與豆盧革作相革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

同官為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為弘

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為集賢學士交致阿私有

同帝并識者醜之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

中書亦嘗通信幣自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莊宗許

之如能得三州俾為八郡兩川既定季興無尺寸之

功洎明宗繼承季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

革說方在中書亦豫其議及季興占據獨歸其罪

豆盧革莊宗時為相以樞密使郭崇韜父名弘乃奏

改弘文館為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正月勅三館

重事歷代通呼只自先朝偶更舊制因近臣之避忌

易大國之規模今屬維新理宜仍舊其崇文館宜却

改為弘文館

崔協為相天成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盧文紀奏今月

一日廊下就食權知左丞崔居儉使大吏怪食無次第文紀以賜食出於御廚又非室中指縱爲居儉隳越近條故舉之奉勅臺司舉奏務肅班行若鞠端繇且開飲饌縱令引證亦是小瑕竝放時協在中書與居儉有私憾及有是舉人亦非之

馮道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吏部侍郎劉岳以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人士多竊笑道自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免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散騎嘗侍

趙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元年八月壬寅明宗御中興殿對鳳奏曰一日已來臣等竊知有姦人熒惑陛下誣陷大臣未知信否上曰閑事卿勿復言朕已處置訖鳳堅奏曰所聞之事不小陛下不得以爲閑自數日已來衆口籍籍言安重誨幾傾家族因指殿以諭之曰此殿宏壯所以不騫不撓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如狂人折一柱壞一棟則殿危矣重誨歷艱險經危難事陛下致君爲中興主人欲誣構陷之是壞陛下棟梁柱石也上因改容報曰予雖不信然生此讒隙者此兇徒也遽命族誅勅曰傳聖都軍

使李德行十將張儉等摭求虛事誣告重臣奏陳而頗駭聽聞詰驗而乃明讒謗間予心腹傾我棟梁爲巨蠹以異嘗罪一身而未塞宐誅家族懲彼姦兇仰全家處斬其年九月甲戌樞密使安重誨進第三表乞解機務初進第一表上謂曰朕與兄無間兇輩厚誣尋以誅戮卿此後更無在懷翌日宰臣入對馮道等奏曰臣竊聞安重誨乞辭機務此事不可輕議乞陛下特挂宸襟以安中外上曰朕已面諭之無所改易至是重誨復面奏云臣以孤賤事陛下今日位重人臣忽被無名誣構若非聖鑒至明察臣忠懇則臣

膏於斧鑕矣以臣才輕位重終恐難鎮流言且乞與臣一鎮暫解機衡以息浮謗聖旨不悅重誨奏不已帝怒謂之曰放卿出朕自有人使范延光奏曰自中興以來重誨參掌機務況無過失頗濟國家如重誨辭退誰可爲代上曰卿豈不得延光奏曰重誨事陛下三十年爲陛下無不陳力大臣伏事日近幸逢興運叨竊寵靈比德較功不可與重誨同年而語臣固才力不逮也帝遣促爲之因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宣問宰臣商量重誨事執政疑其對惟馮道揚言曰諸人苟諾安令紓其禍難則解樞務爲便也趙鳳

爭曰大臣不宜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
此斷在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繇是兼命延光
爲樞密重誨如故

樹黨

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私臣不忠徃哲之明戒況夫
秉鈞巖廊之上高議槐鼎之私股肱大君師表多士
固宜摠釐百揆經濟遠圖以啟沃爲憂以裁成爲任
豈有庸回蒐慝毀信廢忠芻附寵臣樹任私黨或交
通於近職或締結於貴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
蔽虧於王政下則毒痛於生民宜乎閱實典刑以謝

天下焉

後漢袁逢爲司空後卒於執金吾弟隗少歷顯官先
隗爲三公時中嘗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
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
甚不與他父族同

劉熹爲太尉與太傅馮石以阿黨貴免

魏曹爽爲大將軍時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
東平畢軌咸有聲利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
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心腹爽以司馬宣王
年德竝高嘗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颺謐等進用咸

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宐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
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較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
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又云爽執政秉權將樹其黨
從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以

侍中何晏代毓

吳濮陽興為丞相與景帝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
裏邦內失望

南齊王儉高帝時為左僕射儀曹郎孔暹常謀議幃
幕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帝曰臣有孔暹
循陛下之有臣也時人呼孔暹何憲王儉為三公

後魏崔浩太武時為司徒述成國記時著作令史闕

湛為浩信任見浩所注詩論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

賈雖著述六經竝名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

諸書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竝求勅浩注

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

于忠孝明時為侍中秉朝政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

牛備身楊係元為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

金帛實貨賂初瓌係元等初瓌係元談之遂被賞愛

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繇皆世哲計也

忠既

尊靈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
令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正

元又為領軍將軍執政擅權樹結親黨車騎將軍侯

剛張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尙
食典御以爲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及乂之解領軍
也靈太后以乂腹心尙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
示安其意尋出爲散騎嘗侍冀州刺史

北齊祖班爲侍中時武明皇后姊子段孝言爲吏部
尙書班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除侍中入內
省典機密

後周晉公護爲大冢宰以中大夫吐羅協竭忠於已
每提獎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
大將軍嘗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宮室旣成以功賜

晉維也縣公

隋蘇威爲侍中其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
士大夫多歸之時義榮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
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
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
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尙書盧愷吏部侍
郎薛道衡尙書右丞王弘考工部侍郎李同和等爲
朋黨省中呼王弘爲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
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蕭徹等罔冒爲官又
國子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

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柱國盧慶則等推案之事
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
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
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頃者
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祁公

高頴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與內史令李
德林于翼同修律令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
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
頴同威之議奏稱德林懇戾將所固執由是高祖竟
依威議

唐宗楚客中宗時爲中書令雖跡附韋氏而與侍中
紀處訥共爲朋黨故時人號爲宗紀

宇文融玄宗時爲黃門侍郎平章事時禮部尚書信
安王禕爲朔方節度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驛名將
下獄禕旣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爲汝州刺史
裴光庭兼御史大夫又彈融處遊朋黨及男受贓貶
貶州平樂尉

呂諲肅宗時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官馬上
言以宣傳詔命諲親暱之有納錢買官者諲爲奏藍
田尉帝使御史敬翔劾之得其實上言決殺之以其

肉賜從官食之遂罷諶相爲太子賓客

元載代宗時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載自爲相已後嘗
選擢朝官之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已
初引領吏部侍郎劉單單以禮部侍郎薛邕邕
卒又引楊炎故當時親重之者無與炎比載敗炎坐
貶道州司馬

竇參德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貞元中戶部侍郎
竇覲無他能爲吏粗有幹用初以韓滉子壻爲節將
辟奏及參秉政多樹私黨以從父之故極口薦論擢
戶部數月又除淮南節度旣非德舉不爲羣情所伏

又有竇申者參之同族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語於
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帝頗
聞其事數謂參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
厭衆參曰臣無強子姪申雖疎屬臣親之不忍出請
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
聞之不悛參爲相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
以爲耳目四方節度使皆畏慎之

李泌爲平章事有房式者宰相瑄之姪舉進士泌爲
陝州觀察使時辟爲從事泌入相累遷起居郎出入
泌門爲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

杜佑德宗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濠州刺史杜兼性
浮險豪侈矜氣憲宗元和初入爲刑部吏部郎中拜
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受河南尹知府事尋正拜
尹皆佑在相位所惜護也

李訓文宗時爲平章事太和元年以刑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李孝本爲權知御史中丞自李固言繇
御史大夫作相舒元興以知雜事爲中丞及元興入
相復以孝本爲中丞皆訓之所擢用

後唐豆盧革莊宗同光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革引
薦韋說爲相與諸事體與已同功說旣登庸復事流
品舉止輕脫怨歸於革

孔循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明宗天成初宰相豆盧革
韋說得罪執政相與議宰相時經始之初言事者衆
咸以循少侍宮禁諸故實知朝廷人士之才行樞密
使安重誨多聽之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初已援
引鄭珽入中書至是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珽與其朱
梁時同在翰林爲學士二人不相善居嘗切齒循旣
以珽爲門人亦排斥李琪謂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
但不廉耳宰相人士之表儀但得身端有器度足以
輔弼矣朝論所與莫若崔協重誨以爲然後重誨內

殿奏中書闕人欲擇丞相帝曰誰可相者乃以崔協
 對任園曰重誨未諳朝中人物被人欺賣如崔協者
 天下皆知少識文字時人呼為無字碑臣以陛下藩
 邸之年即廻天睽無才幸進此不知書一旦驟塵輔
 弼終朝若負芒刺以臣一人取笑足矣何容中書之
 內更益笑端帝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審詳然吾在
 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於此
 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多
 才博學與物無競可以相矣書記即馮道人也嘗為
 莊宗霸府書記帝素欵顏偶不記名但云書記朝退

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廊舍循不揖拂衣徑去曰
 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園乃何者崔協暴死則
 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園曰今政闕人協且備
 員可乎園曰公言何狹哉今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
 人奕葉軒冕論才較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
 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蛄蜺之
 轉也重誨笑而止然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
 長月餘下制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物論醜之

范延光明宗時為樞密使長興中新授許州節度使
 孟鵠謝退帝目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

得至方鎮大奇事延光奏曰鵠於同光世已為三司
句官天成初為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三
年帝曰鵠實幹事人以至此方鎮爭不勉旃鵠與延
光俱魏人鵠在相州延光自鎮州歸朝鵠厚相結託
暨延光掌樞密援引判三司又致節鉞帝心知其圖
要有諷勸故延光委曲陳述帝所以云爭不勉旃
漢蘇逢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初與李濤論舊相得
甚歡濤之入相逢吉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
為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
風旨也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奢侈

貪黷

專恣

奢侈

奢則不遜著乎格言蒲乃招損垂於前誥故君子所
以去其泰甚守其節儉而係終吉者焉乃有雍容廊
廟之上表式搢紳之列忘約已之道昧素履之旨因

時滿志席寵自恣繇是殖其貨利安其逸豫極耳目之玩窮嗜好之味盱衡長敖始終無悔以是遺世譏而冒邦憲者徃徃而有次之編簡足以為戒

漢田蚡為丞相治宅甲諸第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次之言甲則為上矣

田園極膏腴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屬遠

及也音前堂羅鐘鼓立曲旃旃旗之名也通也後房日旃曲旃偕也

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晉也

張禹為丞相禹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

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賈讀日買宅財物稱是禹性

習知音聲內春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弟子

沛郡戴崇每候禹責師坐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

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

夜乃罷

魏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

尚方珍玩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

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

為妓樂作屈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

作樂

吳步騭為丞相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晉何曾為太宰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

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折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何邵曾之子也爲司徒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裳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謝安爲太傅性好音樂及爲相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宋劉穆之晉末爲尚書左僕射總朝政性豪奢食必方丈又且輒爲十人饌穆之旣好賓客未嘗獨食每至食時客上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嘗下食以此爲常後魏廣陽王嘉爲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旣居儀同又任編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

隋楊素爲左僕射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唐李林甫爲右僕射京城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城東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玄宗特以賜

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
楊國忠爲右相於宣陽里連構甲第土木被綈繡棟
宇之盛兩都莫比

裴冕爲左僕射兼掌兵權畱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
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乃營珍饌名馬在櫪價盈
數百金者嘗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類坐客有味於
名者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
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
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

數十所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服物食味必極珍美

段文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入將相幾二十年其
服飾玩好歌鐘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遂至奢侈
過度物議貶之

漢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性多侈靡好鮮衣美食中
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於私第大
張酒樂以名權貴所費千餘緡

周和凝初仕晉爲右僕射平章事性好修整自釋褐
至登輔相車服僕從必加華楚

貪黷

夫謀謨廟堂鎮撫夷狄苟非命清慎之士秉公正之心則何以表率百僚儀刑四海若乃任或匪人惟恣貪黷陰施威惠內殖貨財遣僮僕以經營狎姦織而聚斂獄以貨免官以賄成逞志多岐罔知紀極至有自治塋塚敢望於園寢家厭珠金靡恤於宗黨豈惟悖亂於彝倫信亦顛覆於國家者也

漢李蔡為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二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

葬其中墻音人 搽切當下獄自殺

張禹為丞相封安昌侯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

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

腴上賈賈讀 日買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

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

好平陵肥牛亭部處也肥牛亭名欲得置 亭處之地為冢塋又近延陵

奏請求之成帝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

根根王 根也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

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繇之道又徙壞舊

亭重非所宜重宜 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 云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也宜更賜禹他地根雖

冊存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十八 五

為舅帝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

匡衡為丞相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

侯之樂安鄉屬臨淮郡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提封舉其封界

內之南以閩伯為界伯者田之東界也閩者伯之名也伯莫客反初元年

元郡圖誤以閩伯為平陵伯積十餘歲衡封平陵伯在閩伯

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伯以為界多四

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

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

矣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

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舉法上計

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伯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

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

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

陵伯為界不足故以閩伯為界解何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

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數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

遣從史之僅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

較尉駿少府中行庭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

十金以上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春秋之義諸

侯不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

計簿知郡實政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
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辭減縣界猥曲也
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可道於是帝可其
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

晉王戎為司徒性好與利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徧
天下聚積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
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後魏咸陽王禧加侍中正太尉雖為宰輔之首而從
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為威惠以致奴婢
千數田業鹽鐵遍於遠近官吏僮隸相繼經營宣武

頗惡之

北海王詳為錄尚書時高雙坐貪濁免官雙多納金
寶除司長史夫幾遷太尉長史

元叉為侍中輔政時崔暹為都督討武川鎮為賊所
敗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又獲免

北齊孫騰為太保尚書令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
死贈非貨不行飾藏銀器盜為親狎小人專為聚斂
司馬子如為左僕射知朝政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
然受納無所顧憚後為尚書令義旗之始身不參預
直以孝文故舊遂當委重意氣高矜聚斂不息時文

襄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贓賄爲憲司所劾詔削
官爵

高隆之爲太保時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
納文襄於尙書省大加責辱

隋楊素爲尙書令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兩京居
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
水碓并私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

虞世基煬帝時專典朝政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
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噐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
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

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爲
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
野咸共疾怨

唐許敬宗爲右相高宗龍朔三年册拜太子太傅同
東西臺三品監修國史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
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又爲子娶尉遲
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白州人龐孝恭蠻酋凡品
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實貨
稱孝恭頗破賊徒斬獲數萬

李義府爲中書令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廣樹朋黨有

古候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可壓勝遣其子津名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津乃取延錢七百貫李迥秀爲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坐贓貶授廬州刺史紀處訥爲侍中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及楚客弟將作大匠晉卿咸專權共爲朋黨贓奸狼籍先是姿葛以阿史那忠節頗侵暴邊境奏請徙于內地楚客取忠節金二千兩處訥取七百兩竟不納其奏姿葛知而大怒遂舉兵入寇甚爲邊患

崔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鄭愔爲吏部侍郎平章事景龍三年俱坐贓湜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蕭志忠爲中書令與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未名之寶不可勝記

楊國忠爲相有康謙者本商胡玄宗大寶中爲安南都護賂遺國忠官至將軍

李林甫爲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又典樞衡天下威權竝歸於已京城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

裴冕代宗大曆中爲宰相兼掌兵權畱守之任俸錢

每月二千餘貫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財若此

元載大曆中爲相以誅魚朝恩計就特蒙任遇接視百寮頗有德色遂肆志貪饗徐浩任廣州以賂聞竭南方珍產納于載楊綰爲吏部廉簡自處不附於載乃奏浩代綰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功啟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後四方既定而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田賄成中書主書卓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金帛求官者道路相屬各稱而去

王綰爲相溺於釋教捨道政坊宅爲嬖妾李氏奉造寶應寺每節度觀察使朝覲皆延至佛寺諷令出財助已修繕四方賂遺畢集綰又縱弟妹女尼得廣納財賂貪狼之跡如市賈焉廣德中蕭復爲太子僕屬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復家累百口無以自給將鬻昭應別業時綰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統誘焉統謂復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姑以別業奉吾兄當以要地處足下矣復對曰僕之鬻舊業以拯孀孤儻以美職售之姑姊弟姪受凍餒非鄙夫之願也綰旣憾之受代廢居者數年復處之自若

楊炎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曆中路嗣恭討訖于
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是事誅之沒其財寶數百萬盡
入私室不將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
面功止轉簡較尚書東都留守

竇參德宗貞元中爲相淄青節度使李納既憚參饋
遺畢至外示敬參竇陰問之帝所親信屢排毀參竇
甲又與吳通玄過犯事覺然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
不知紀極亦以此敗

杜黃裳憲宗元和初爲相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
性頗貪黷商身律物寡廉潔之譽言以君鼎職不久

又除受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殆後貨賂事發八年
二月御史臺奏永樂令吳馮爲僧鑑虛受記與故邠
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錢四萬五千貫竝附杜黃
裳男載鞠訊引伏勅曰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
安畏法慎身豈得爲人掌貨事闕非道理合懲愆宜
配流昭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竇深致滋
賂財不能拒絕已令勘問悉合懲收貴全終始之恩
俾引寬大之典其所用錢物特宥矜免杜載等竝釋
放黃裳爲近代名相然其家擁富貴於廉隅無所顧
君子惜之

李逢吉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澤潞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逢吉與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簡較左散騎嘗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使副大使觀察等畱後

王涯爲相以甘露事與李訓等同誅凡十一家資貨悉爲軍人百姓所劫唯涯家資財人人得以隨意取之竟日不竭涯好畜圖書前代法書名畫

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先以好爵美職以釣焉廣後爲垣竅而藏之重復秘固若不可窺及是爲坊市少年斤斲毀裂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軸玉而已後唐韋說爲禮部侍郎平章事貨賄公行時有王修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於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爲操擬宰近甸同光四年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奏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依舊管係又請雲安監初荆南以本朝時管荆澧朗硤歸夔忠萬涪等州乾寧中雷滿據澧朗自稱節度雷滿敗地入馬殷天祐初成汭失荆襄王建乘虛收歸夔峽等州朱

梁以高季興鎮荊州與王建爭夔峽竟不能復王建於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爲屬郡又割黔南之施州隸之雲安縣舊置雲安監權鹽之利爲安邑解縣胡維鹽池之叢王建旣得之兩川大獲其利乃昇雲安縣爲安州以刺史領監務初帝舉軍平蜀詔高季興率本軍沂峽自收元管屬郡荆南軍未進僞蜀夔萬連年率以州降繼岌三川旣平季興數遣使請峽內三州依舊爲屬又請雲安監務朝廷未之許季興數賂劉皇后與說及宰臣豆盧革時樞密使張居翰年暮性昏不酌可否私相款昵曲爲奏之內外附叶因喻其請

漢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與蘇禹珪俱在中書逢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卽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故鳳翔秦王從儼子承吉初至闕下逢吉謂其侯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承吉辭以素無此物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下令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承吉償其直又前客省使王筠受晉命使於湖湘漢初復命逢吉重邀其賂許酬名郡筠不得已分橐裝以奉然俱不能踐其言其貪詐如此

周盧文紀司空致仕平生積財巨萬其卒為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為戒焉
專恣

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故臣之有作福作威必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又曰無依勢作威無依法以制況乃處衡軸之寄當登翼之任故室內則衷告外則順行使賞罰之柄發於上循謹之行率於下此乃為臣之大節矣至有據廊廟之重擅高明之勢威赫天下權傾一時改易制度剪削宗室盜取兵器詐為詔書或遣眾以出師或逞欲而凌上思引用之自己致遷

序之失倫則削讓之所加誅戮之繼至固其宜矣

漢晁錯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

郡支郡在國之西邊奏上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

獨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

更改也諸侯謹謹

張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家用至日

盱盱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盱音幹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但充其位而已

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與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竝宜也於是痛繩以辜自公

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

後漢董卓爲相國使司隸校尉劉翳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

魏曹爽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妓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爲技擅取太嘗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散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齊王正始八年司馬宣王爲太傅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居於永安宮專擅朝政兄弟竝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宣王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吳諸葛恪爲太傅廢帝建興二年春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衆議莫敢復難於是違衆出軍二十萬衆圍魏新城連月不拔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晏然自若詔去相銜徐乃旋師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敷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官更遷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踈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

晉楊駿惠帝時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
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
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
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軍於是公室
怨望天下憤然矣

庾亮爲中書令成帝初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
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
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
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
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

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義宗帝室近屬義國族元老
又先帝係傳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琊人卞咸宗
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
峻係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
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
書上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梁徐勉爲僕射權重自遇吏部郎江革與抗禮勉因
革門客翟景爲第七子繇求革女婚革不答景再言
之乃杖景四十繇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嘗侍不拜是
時勉又爲求革弟葦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葦爲吏

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仍遷散騎嘗侍皆勉意也敕天監六年詔以待中嘗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固勉勅泰爲之舊尋遷司徒左長史勅王泰出閣高祖謂勉云江舊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舊有眼疾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

後魏劉潔爲尙書令朝夕在樞密深見委悉性既剛直恃寵自尊太武心稍不平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諸阿附者登進忤恨者黜免內外憚之側目而視

于忠孝明卽位爲侍中領軍將軍既居門下又總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嘗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尙書令領崇訓宮衛尉侍中領軍如故

崔浩爲司徒薦冀定相幽拜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孝莊謂浩曰先名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何不先禮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名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使便事者浩因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較勝於上何以勝濟

元又爲相時高陽王雍摠攝內外與又同決庶政及
清河王懌之處又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嘗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
宅聽視事東西列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
此旣摠朝政生殺自繇公行淫泆無復畏避兄弟群
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
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懼毒
高肇爲尚書令旣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
禮制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任減削封秩抑黜勳人
由是怨聲盈路矣

北齊孫騰初仕東魏爲太保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
如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高祖世宗屢加誚
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

高敖曹神武時爲司徒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
之敖曹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唐邕爲尚書令錄尚書事旣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
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
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
軍平濤竝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
未有撻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隋楊素爲左僕射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
竝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時朝臣有違忤雖
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剛柳或等素皆陰中
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財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
莫不畏附

唐李昭德爲簡較內史專權用事頗爲朝野所惡前
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惜上疏言其罪狀又長上果毅
鄧注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得專權之狀鳳閣舍人
逢弘敏奏之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濤曰昭德身
爲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以延載初左

遷欽州南房尉

李義府爲中書令時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
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
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
縣以孝節之故俱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
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以下爭致
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輶器服竝窮極奢侈會葬軍馬
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
德以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張嘉貞爲中書令玄宗開元十年車駕幸東都有維

陽主簿王鈞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贓事發
帝特令朝堂集衆決殺之嘉貞促所繇速其刑以滅
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出之
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
之皎遂死於路俄而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帝召侍
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
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
今秋受詔巡邊中塗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
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卽殺應
流卽流不宜決杖廷辱以卒在待之且律有八議勲
貴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仙先抵宐據狀流貶不
可輕又決罰帝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
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
當可杖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
士君子也

李林甫爲右相天寶四載以左散騎嘗侍兼陝郡太
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蓋堅爲林甫
所惡外示崇秩以讎勞內實去其權也

楊國忠貴妃從父之子天寶中代李林甫爲相國忠
素疎躁自賢強力有口辨乃以便僻取宰相慢易機

務處之不疑立朝輒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順指
氣使無不謦憚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恣爲不法侈僭無度江淮
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忠良引用貪狼士有求進者
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賂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
載又奏條應緣別勅授六品已下勅出後堂令禮部
兵部使附甲團奏不得簡勘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
載欲權歸於已慮有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
以載醜跡聞載知之奏於代宗前少良等數人悉斃
於公府繇是道路側目不敢議載之短

楊炎初爲中書舍人代宗末坐元載黨貶道州司馬
德宗卽位崔祐甫薦炎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莅事數
月屬崔祐甫疾病不視事喬琳文罷免炎遂獨當國
政頗疾祐甫之恩顧祐甫所制作炎多隳之初炎附
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旣而得
政睚眦必讎險害之性附於心本唯其愛憎不復更
顧公道

嘗袞大曆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與楊綰同掌樞務
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袞奏請加之時劉澠判度
支袞與澠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

定身俸爲三十五千混怒司業張參惟止給三十千
袞惡少詹事趙基遂給三十五千又太子洗馬實司
經局長官文學爲之貳袞有親戚任文學者給二十
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
後綰卒中書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袞以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得摠中書省遂營摠中書胥吏省視去
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
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

竇參初爲知雜侍御史時鮑防爲禮部侍郎嘗於通
衢與參相遇防道騎不時引避參大怒捕防僕人鞭
之以詢及參秉政防年未老乃遽表令致仕防謂親
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類而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
也以隆忿見廢耳時議以防文學舊人嘗著功績不
因罪戾爲俗吏之所陷籍竟以憤終衆頗閔之又穆
贊爲侍御史分司東都時故陝州盧岳妾裴氏以有
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鞠其事御史中丞盧怡
佑岳之家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參與怡恃權怒
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
誣贊受裴金鞭其走使以成獄及急贊弟賈馳詣闕
搥登聞鼓詔三司覆理無驗出爲郴州刺史

皇甫鎛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頗排故相李絳罷河中節度爲防禦使而命絳爲之

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與牛僧儒文宗時同爲相裴度罷後牛李之權赫於天下

李德裕會昌中爲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同列于棕罷後中人頗於武宗前言其專

後唐盧程爲平章事使晉陽宮册皇太后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置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伏其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

趙光喬爲平章事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輒請必

徵求故實緣飾所行豆盧革雖籍餘緒然本朝時仕宦尙徵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喬每有所陳唯唯而已光喬由是自負傲視諸公每見草奏議或當謂群官曰豆盧革公漸解學者其可已乎

王建立天成三年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四月明宗幸西莊名建立會食中人廻建立附奏三司事忙遂止

漢蘇逢吉爲左僕射平章事先是高祖踐祚之後逢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

錄者不可勝數物論諠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

周王峻為左僕射平章事以大理卿劇可久為太僕卿留司西京以左庶子張仁瑒為大理卿先是御史惟鄭州防禦判官楊瑛斷犯鹽人濇刻法寺定楊瑛罪失入減三等以官當徒案入峻怒曰罪人輕重在法官之口夫死者不可復生楊瑛悞斷殺人而罪止徒屬則官高者要殺使殺罪則可以官高免矣名可久謂之曰楊瑛罪重安得從輕可別簡重條斷殺可久曰法寺以律文失入別無重條峻曰簡若有條公

當何罪可久曰若藏正條處亦甘心如彊生節目安可鉗口信宿勅依省寺詳斷峻終含怒或有言張仁瑒漢隱帝時斷史在德曾用條法即以仁瑒代可久

宰輔部 三十二

和俊

忠言

和俊

夫秉國鈞以維四方財物宜而慎之

文納諫者宰輔之任也自漢氏而下若宋位者

冊府元龜 終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十八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

西極文翔鳳訂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三十二

和倭 忌害 不忠

和倭

夫秉國鈞以維四方財物宜而貞百度佐術乃辟朝
夕納誨者宰輔之任也自漢氏而下居其位者乃有
體異忠勤性恣便佞徒苟患於失位罔以道而事君

乃至專爲從諛以順上指姑務朋比以爲身謀惡直
醜正而事先媮合苟容而爲念巧言令色曾靡於顧
憚脅肩譖笑惟事於詭隨以至王綱日頽厲階斯構
大或崩於禍亂次或罹於譴黜蓋夫謀猷回譎周雅
之所譏方命圯族堯誅之首及顧豈可處承弼之重
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爲丞相嘗與公卿約議至帝前皆
背其約以順帝旨主爵都尉汲黯庭詰曰齊人多詐
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乃今皆背約不忠帝問弘
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

帝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帝益厚遇之弘治春秋
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
從諛弘嫉之

孔光爲丞相光雅恭謹知哀帝欲尊僇大司馬董賢
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
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
敢以賓客鈞敵主禮賢歸帝問之喜立拜光兩兒子
諫大夫嘗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晉荀顗爲司空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
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子資德淑

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賈充武帝時為尚書令侍中充無方正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顛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

荀勗為侍中尚書監時侍中尚書令賈充將鎮關中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維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顛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餞於夕陽亭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足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昏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詎可寄

懷勗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曰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竝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三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

陳江總為尚書令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游宴後庭共陳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繇是國政日頽紀綱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

北齊和士開後主武成初為尚書令錄尚書事士開

稟性庸鄙不闕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
隋楊素高祖時爲尙書右僕射專掌朝政帝令素監
營仁壽宮素遂夷山湮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
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帝令高頴前視奏稱頗傷綺
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卽於北門
啟獨狐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
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帝帝意乃解於是賜
錢百萬錦綉三千段及太子勇敗長子長寧王儼亦
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然素進
曰伏願聖心同於螻蟻不宜復留意

虞世基煬帝時爲內史侍郎專典朝政于時天下大
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頴張衡等相繼誅戮
懼禍及已雖居近侍惟欲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
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及抑損
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知之也嘗遣太
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
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其多也世基對曰
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闕外
此最亦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
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開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

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入據敖倉城內無倉若陛下
速還烏合必散不然則東都必敗因獻殺嗚咽帝爲
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
如所言善達何緣而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
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
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聞秦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
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於此

唐封倫太宗卽位初無右僕射倫素險詖與左僕射
蕭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易之

李勣高宗時爲司空永徽末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
武氏爲皇后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褚遂良
扣頭流血言不可廢翼日帝謂勣曰册立武昭儀之
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旣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
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
立昭儀爲皇后

姚璿則天時爲納言證聖九年正月辛巳詔賜大酺
三日丙申明堂火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當宗祀
之所今忽被焚陛下宜輟朝以答天譴后然其言欲
責躬避正殿璿進曰此實人火非天災也至如成周
宣榭火卜代愈隆漢武建章宮災盛德彌永今明堂

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
有乖后又從之乃御端門縱觀而罷

楊再思則天時爲鳳閣鸞臺千章事累爲內史知政
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
旨主意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長
安末張昌宗爲法司所鞠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
職昌宗抗表稱寃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
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
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意以復
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

脚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爲長杜
令朝士尤加嗤笑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
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
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
却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
又昌宗以姿貌見寵侍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
似蓮花再思以爲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
傾巧取媚如此

宗楚客中宗時爲兵部尙書令神龍三年節愍太子
死後楚客率百僚上表加后號爲順天翊聖皇后

趙彥昭中宗時爲中書侍郎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帝初謂侍中紀處訥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則江夏王送之入蕃卿雅識審情有安邊之略可爲朕充此使也處訥拜謝旣而以不練邊事固辭帝遂令彥昭代行彥昭以爲旣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耶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留之帝乃遣楊矩代彥昭而往

韋巨源中宗時爲尚書左僕射韋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嘗嘉瑞請布告

天下許之

崔湜睿宗時因太平公主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公主卽武攸暨妻當延秀伏辜諸武竝流嶺外湜以公主故徙於嶺北授以州縣官

竇懷貞爲侍中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爲不可惟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後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鑿金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袞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較量瓦木厠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謂之語曰竇僕射前爲韋氏國父者今

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

李林甫玄宗時爲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列清班爲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帝動靜皆豫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

李揆代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自以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李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崔損德宗時爲諫議大夫平章事爲相過爲恭遜接見便辟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後居相位者數皆罷黜損用此中帝意竊大任者八年帝知物議不

叶然憐而原之

皇甫鎛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平章事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歛媚上刻削希恩

後唐豆盧革莊宗時爲平章事同光元年魏州興建革奏曰皇子之職故事合帶官使革因進擬以興聖爲名授皇子繼及議者以古之王者稱孤寡不穀以示其謙本朝宮名罕有帶聖字者豆盧革諂事希罷識者罪之三年大水戶口流亡軍士乏食革依阿徇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

貨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沴天之嘗道不足以貽聖
憂又以同列郭崇韜父名弘希其意奏改弘文館為
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乃復焉

安重誨明宗時為樞密使天成二年十月請于諸道
州府自同光二年已前所欠秋糧夏稅租并主持務
局敗闕課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殘欠夏稅
並特與除放時重誨既構任園之禍恐人非之恩市
恩于眾以掩已過乃奏曰三司積欠二百萬貫虛係
帳額請並蠲放帝重違其意故有是詔
時議民以蠲
隔年之賦
惠民場院課利一槩除
之得不啓奸佞之門乎

范延光為樞密使長興三年二月明宗顧謂侍臣曰
朕昨日以雨霽暫觀綠野遙望西南山坡之下初謂
羣羊俯而密之乃貧民耦耕朕甚憫焉范延光對曰
陛下輕徭薄賦所以村落之間日勤於稼穡也是時
帝哀疲民多無耕牛劓地以種延光以為勤於稼穡
豈主上憂民之意歟

孔循為樞密使性柔而狡安重誨初不察其為人多
從其言重誨嘗受詔以秦王從榮兄弟欲娶重誨女
為妻循謂重誨曰不可公為樞密侍臣不宜與皇子
婚媾乃止明宗幸汴州循為雒京留守時重誨門人

或言循之難測愛間謀人事不可令居樞密循知之
卽令人結託方便聞奏言願以息女妃皇子帝卽以
鄂王許之重誨繇是大怒因奏落樞密出鎮爲許州
節度復移鎮滄州及重誨將失勢內庭論樞密使帝
曰孔循舊嘗爲之不亦可乎循在滄州聞上言卽治
行裝將入朝會從榮以鄂王妻父尤忌疾之初聞帝
有徵循之言正人無不憂之咸以爲將來無益於社
稷俄而循卒

晉馮玉爲右僕射平章事開運末張彥澤引契丹陷
京城軍士爭奏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玉假
蓋而出繼繞指以誦彥澤且請引送玉璽於虜主將
利其復用少帝蒙塵終無一言勸之以死其欲偷其
視息深爲士大夫所恥

忌害

夫懷強伎之心蓄回遻之計以蔽賢爲念構害能之
禍忌前而固寵惡直而醜正斯人倫之凶德天罰之
不宥者也其或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器竊據台鼎
躬握鈞樞啟納乃猷進退多士而乃乘乎威勢恣其
愛憎巧誣善良中傷才彥或擁隔於外俾蹈乎禍機
或交構於中驅致於吏議或沮其覲見之禮或遏其

柄用之命至使者德棄遠吉士幽憤悖王化之紀致
國家之敗曷嘗不繇是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為御史大夫遷丞相其性意思外
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張湯為御史大夫

臣欽若等曰漢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同為三公也

河東人

李文故常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

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

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言數數在中有文書

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

上飛變告文姦事

飛變猶急變也

事下湯湯沾殺文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輔政時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
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
荀淑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冀所忌補朗陵侯相又南
郡太守馬融有事忤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
官髡徙朔方

晉賈充武帝時為尚書令侍中任愷惡充之為人也不
欲令其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疾之不知所為後承
閭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官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為
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克計畫不行或為克謀曰愷
總門下樞要得帝與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

一部令史事耳且凡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爲吏部尚書愷旣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待覲轉希充與荀勗乘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噐充遣尚書左僕射高陽王珪奏愷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簡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噐也愷旣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愷後爲光祿勳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舉而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並公忠士也知愷爲充所拆與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

荀勗爲中書監侍中與散騎侍郎阮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

傅亮爲尚書令輔政自以爲義之美一時莫及太子舍人顏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卽位延之自員外嘗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車都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卽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南齊王儉爲尚書令輔政時太祖用張緒爲右僕射

以問儉儉曰南士繇來少居此職褚之在座咨帝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時衰政不可以為準帝乃止

後魏高肇宣武時遷司徒忌衛尉卿于忠朴厚少言欲密出之乃言於帝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重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忠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隋虞世基為內史侍郎叅掌朝政時納言蘇威坐事除名為民從幸江都宮煬帝將復用威世基與裴蘊奏言威昏老羸疾乃止

唐李義府高宗永徽中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其狀貌溫恭與人語必精怡微笑而徧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

許敬宗高宗顯慶中為中書令初皇后武氏以長孫無忌害重賜而不助已也深鄙之又韋寧預聞廢止之謀獨無言以持兩端亦不悅無忌以敬宗希旨附會嘗正而折之繇是敬宗嘗候無忌將因事構陷之

會有雒陽人李奉節上封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季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與待中辛

茂將命鞠之敬宗按之甚急季方事迫自刺不死又

搜奉節得必書有題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卽無忌也隱爲陰語擬陷忠良伺隙謀反帝驚曰豈當有此或容惡人間構小生疑阻至于卽反猶恐不然敬宗奏曰臣始未推勘自奉節有趙師之言又得僞書是季方所作卽疑無忌欲反使其潛行構間斥除忠臣近戚此計若行自然權歸無忌蹤跡已露陛下猶有所疑恐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頗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遂共其夫叶計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百姓此事若實當如之何敬宗奏曰房遺愛乳臭小兒與女子謀反寧能成事豈如無忌當今姦雄天下之所畏伏若

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此是宗廟有靈皇天疾惡因推小事發其大罪豈非天下之慶臣恐無忌知季方自刺卽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之憂臣往見字文化及其父述爲煬帝所委地居親婭身執國權十有餘年勢傾天下父終子繼化及典禁兵遂於江都作亂初夜宮城門閉卽稱驍果欲叛矯制集人先殺不同已者臣家亦卽被破蘇威裴矩崔君肅等皆於馬前舞蹈比至天明卽傾墮室故事不遠誠願陛下決之帝又令審加按問翌日敬宗又奏

口昨夜臣聞季方與無忌與國至親累葉恩任何恨而反荅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等勸舅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既廢帝又疑舅故遣高履行外出自安之計見長孫祥又出及瑗得罪卽日夜其季方等圖謀覓便卽反臣參驗辭伏竝相符合請卽收捕挂法破家帝又泣曰阿舅果爾我決不忍殺之若處分與罪後代書史道我不知和其親戚使至于此天下將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漢室之明主薄昭卽是阿舅從代來日亦有元勳于後唯坐無辜殺人帝惜國之法紀遂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吏不

以爲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道意在移社稷傾宗廟撓亂天下塗炭生靈若此薄昭罪惡未可同日而語按諸刑典合誅五族願速卽處分以安天下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問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卽生變且無忌先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伏物智能動衆有同漢之王莽魏之司馬懿今反從首露逆黨自承陛下何疑不卽斷決帝竟不引問無忌便下詔廷斥之仍發道次州府兵援送於黔州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竝除名配流

嶺表

李敬玄爲中書令高宗咸亨中聞朱敬則之名召見與語大悅將加擢用敬玄深毀之遂受洹水縣

張說爲中書令玄宗開元十三年車駕東封回陳州刺史李邕於汴州謁獻詞賦甚稱帝旨頗自矜銜說甚惡之

李林甫開元末爲中書令耽固權寵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相見

慎矜知之奏帝帝大怒以爲不軌黜堅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韋堅昵狎及裴寬韓朝宗竝曲附通之帝以爲然賜堅自盡後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爲御史中丞托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夷其家天寶八載太府趙奉璋告林甫罪狀一十餘條告書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逮捕以爲妖言重杖決殺

李揆肅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修國史矜能護短以工部侍郎于休烈修國史與已齊列嫉之力奏改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

元載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簡較刑部尚書知省事顏真卿上疏論之具言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揚國忠不敢公然如此後真卿攝上公享太廟以祭器不修抗詞白于執政載怙權真卿素不附載載因是訕陷之貶真卿陝州員外別駕又李栖筠爲工部侍郎公望充積爲載所出爲嘗州刺史

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宗建中時詔徵汾州刺史劉暹暹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爲廉史畏憚杞恐暹爲御史大夫沮已之所見遠稱薦前河南尹于頔爲御史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又太嘗卿韋倫奉使稱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上疏言之爲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宗幸奉天右僕射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暹迴寧遂見殺又宰相張謐忠正有才德宗所委信杞頗惡之謐尋罷相杞專權忌害又罷顏真卿禮儀使改太子太師仍論之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

敢衣拂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而拜含怒於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論之可不勞師旅帝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後真卿爲希烈所害

竇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德宗貞元中趙景爲尚書左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參惡其能請出爲同州刺史德宗不從八年四月參罷黜憬與陸贄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參不悅李翰白宗正卿左授雅王傅及廷對自陳爲悅所排又言事合旨及黜號王則

之德宗命參以翰代之參不時下詔書翰未之知也帝口授翰金吾大將軍遽令中使送至金吾仗視事除書令方下

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素惡于公異于郤旣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隘

皇甫鎛憲宗元和中日度支使戶部侍郎爲平章事初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奸邪憲宗終用鎛爲宰相無何羣臣議上尊號而鎛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中矣竟爲鎛所構出爲湖南觀察使

李逢吉憲宗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用兵討淮蔡帝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惡秘宗長慶初逢吉爲兵部尚書時裴度自太原入朝以招懷河朔功度復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表論元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傳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及捕于方鞠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寢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作謗言百端中傷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於帝前言度爲逢吉排斥而度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

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爲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乃罷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兼中書令莊宗同光中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痼疾屢作堅求入覲求鑿以情告崇韜在晉陽之時功名在存審之下旣權寵特重人士輻輳不欲加已每陰沮之存審妻郭氏與崇韜宗姓泣訴於崇韜曰公不垂保惜恐令死棄北荒崇韜愈懷慙忿明年春存審疾甚上章數四乞生覲天顏又

不之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不敢言功幸而無過今日天下一統遠夷近塞皆得面覲彤庭射鈞斬祛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予擁隔豈非命哉自是漸增危懼薨於幽州

安重誨爲樞密使兼中書今天成中任園以功拜平章事判三司重誨忌之嘗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先是使人食券皆出於戶部重誨止之俾須內出爭於御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求罷三司俄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駕幸夷門至鄭門聞朱守殷叛重誨接便慮爲結構立遣人稱制

就害之又符習爲邢洺節度使初習與霍彥威畫起難之謀重誨名位猶下二人旣藉宿望議論多抗重誨銜之習在鎮以軍政委判官劉搏性褊而狎物論惡之有言於重誨者重誨具以聞天成四年召習京師復授宣武軍節度使重誨心猶不悅會汴人言習厚賦錢以代納藁及軍租加省耗繇是罷歸京師私策授太子太師致仕又皇甫立代北人也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較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祚以立爲忻州刺史頻詔安重誨授一藩鎮重誨奏曰立嘗申意

於臣且願舊地繇是遷改留滯蓋重誨扼之也
不忠

輔弼之任邦家之攸賴忠蓋之節大臣之所守故同
底于道實相以濟若乃蘊經綸之器居承弼之列高
秩官師之上許謨惟展之地天工仰其寅亮百姓希
其安附則有邪慝自任榮利是視忘社稷之重而計
其家忽縉紳之言而逞乎志熒惑乎視聽附麗乎亮
醜靡思赴難之舉聚成構亂之隙以致爲時大愆貽
笑永世先民有言曰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忘
身覆族者悠悠相繼著之方策以垂戒於後者焉

漢張禹成帝時以特進爲太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
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
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帝懼變異數見意頗
然之未有以明邇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問禹以天變
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
與曲陽侯王根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帝曰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間月蝕三十六地震五或爲諸侯相殺
或爲夷狄侵中國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有
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
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

册府元龜 不忠 卷之三十三

其福善此經義意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帝雅信愛禹繇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

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就禹

後漢梁冀冲帝時以太后兄為大將軍與太傅趙峻

太尉李固叅錄尚書事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

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

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

周勃立文宣帝霍光立

宣成鄧閻之利幼弱

鄧太后立廢帝誕育百餘日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立

北邨侯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

南齊帝淵初仕宋朝明帝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

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及蒼梧暴虐稍甚太祖與

淵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

變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

王晏武帝永明末為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帝遺旨

以尚書付晏及除孝嗣令久於其職太孫即位

即鬱林王

轉左僕射尋加侍中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明

帝帝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嘗言晏

怯今定何如

北齊唐邕以晉昌王錄尚書事與高阿那肱有隙後

主平陽敗後張嶺鄴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

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婁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爲帝信
宿城陷邕遂降周

隋鄭譯初仕後周宣帝爲內史上大夫領內史事初
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
心相結宣帝不愈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
入受顧托旣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
御正中大夫廢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輔
政仲巳至御座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
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
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大夫及高祖爲大

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府都府司總六府事史臣
曰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於
譯見之矣

楊素高祖開皇中爲尙書右僕射與高潁專掌朝政
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正甲
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末高祖不愈素
與兵部尙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
太子入居大寶殿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
狀以報太子宮人悞進高祖所高祖覽而大恚欲召
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

宿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繇是頗有異論史臣曰素謀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乃素之繇也蘇威爲納言開府儀同三司煬帝大業末年爲猶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繇是爲物議所譏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於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鄧國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

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世充坐放東都閭闔門內威詣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詰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扶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遂卒於家

唐楊再思中宗神龍中爲侍中太子重俊誅武三思時再思與宰相蘇瓌李嶠兵部尙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等竝在太極殿前統兵二千餘人君閉正門及左右延明門以自固竟不能犯難赴救惟子是

以深咎之

趙彥昭景龍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
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彥昭充使彥昭旣
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曰公
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
出履溫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帝乃遣驍衛
大將軍楊規代彥昭而往

宗楚客景龍末爲中書令中宗遣韋庶人輔少主知
政事司于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楚客謂宰相韋溫
曰今順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

相王居媵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
曰遺制定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
相王輔政而宣行焉及韋氏敗楚客伏誅

李嶠景龍末爲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庶人
臨朝嶠密表請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
獲其表以示侍臣嶠自懷州刺史令隨子虔州刺史
暢赴任

崔裔昭宗天復初爲司空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三
司等使明年夏汴師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至同華

丹元書 不忠
中尉韓全誨以裔交結全忠慮汴京逼京師請罷裔
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忠挾帝幸鳳翔裔怨帝廢
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迎駕令太子太師盧
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及全忠岐下還河中裔
迎謁於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
詞贊功業

後唐鄭珏初任梁末帝時爲平章事同光元年莊宗
敗王彥章於中都長驅趨汴梁帝聞梁師將至召宰
相李振敬翔等號哭謀所向皆循預不決珏對曰臣
有一策可以緩外寇不知陛下能行乎梁帝曰卿意

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臣懷之以入晉軍可以
緩其師以俟段凝梁帝曰事急矣此物固無惜但卿
此行得事了不卿更籌之珏俛首曰了則不了左右
縮頭耻笑翼日莊宗入汴州珏率僞百官迎謁是日
謫授萊州司戶參軍

孔循明宗時爲樞密使天成二年以荆南高季興謀
叛不恭安重誨任圜同謀討伐季興勿與循同爲朱
友讓之隸義如兄弟及議興師循心不欲以爲水潦
將降懼不成功及劉訓進兵果不克捷兵不能退帝
卽令循往軍前循旣至遣門客李湜入荆州見季興

此述循意卽時師旋

安重誨明宗時爲樞密使誘河中副都指揮使楊彥
溫乘潞王闕馬於皇龍莊據城謀叛王遣人詰之曰
吾善待汝何苦爲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
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潞王
歸朝明宗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彥溫絳州刺史重誨
堅請出師卽命西京留守素自通侍衛步軍節指揮
使藥彥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自閨門及敗凡十
三月初彥稠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
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彥稠等時四海
恬然五兵載戢滿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溫安能狂
悖皆以爲重誨方弄國權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
圖冀能傾陷也彥溫愚昧爲人所嫉故滅其族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宰輔部

不忠

卷之三十三

周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摠序

唐堯之時舜為后稷兼掌司馬司馬所以掌武事也
暨舜之世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又夏啓與有扈大戰
於甘乃召六卿蓋天下六軍其將皆命卿焉至仲康
命裔族掌王六卿為大司馬以羲和而淫廢時亂日

喬徃征卽其事也周官大司馬卿一人又有小司馬
中大夫二人各率其屬以掌軍政凡制軍萬有二千
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
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
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伍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
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及晉獻公作二軍公將
上軍將軍本名起於此也周末有前後左右將軍秦
因之位上卿復有護軍都尉之名漢興大將軍驃騎
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位

次上卿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長武帝初置城門較
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中壘較尉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城屯騎較尉掌騎士步兵較
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較尉掌越騎長水較尉掌
長水宣典胡騎又有胡騎較尉掌池陽胡騎不嘗置
射聲較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較尉掌輕車凡八較
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丞焉及征閩越東甌又有伏
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貳師宣帝又
增蒲類破羌其餘雜號非一蓋雜時之制因事立名
亦不嘗設也又置騎都尉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較

尉丞一人司馬疾千人各二人元帝又置戊巳較尉

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成帝綏和元年以大司馬驃

騎大將軍為大司馬罷將軍官光武中興諸將軍皆

稱大夫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比公者四第一大將

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明帝又有前

後左右將軍長史司馬皆一人司馬王兵從事中郎

二人東觀書曰大將軍本注曰職令史及御屬三十

一人又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其雜號將軍眾多皆

上征伐爭訖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伍部

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曲下

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 尉但部軍司馬一人又有

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

其兵多少各隨時空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

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

一人摠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其後復有四征四

鎮之號魏武為相漢建安四年丞相府自置中領軍

將軍又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

督二十六軍是也又置都護中尉護軍將軍文帝受

漢禪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

上又置領軍將軍主五較中壘武衛等三營又置都

尉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四 三

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又有四安四平之號明帝遣晉宣王征蜀加號大都督晉文亦為之曾泰曰魏世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為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位三司蜀有軍師吳有督軍中郎將其餘雜號大底同於漢魏也晉武帝受魏禪以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

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

之又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

文帝勅置中衛武帝分為

左右衛並置長史司馬功薄江左罷長史曹主

左右前後將軍為四軍屯騎

步兵射聲越騎長水等較尉號五較二衛始制前驅

繇基強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

衛攸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游擊

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拜命中為五

督其衛鎮四軍如五較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

郎較尉司馬比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

賁持披冗從羽林馬嘗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

官故軍較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又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

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須行事皆繇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

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復有四安四平四中郎

將征虜等號初武帝省領軍將軍使中軍將軍羊祜

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懷帝永

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

侯尋復為領軍成帝世復為中侯尋復為領軍護軍

將軍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總統二衛驍騎材

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為領軍護軍資輕

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

官受命出軍則置參軍左右衛將軍宋受命人臣無

都督之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

嘗器矣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等將軍及四中

郎將唯處諸王素所無為者自左右前後將軍以下

及四十號

謂漢宣威明威之類

唯四中郎各將一人餘皆無定員

自車騎以下為刺史又都督又儀同三司置官如領

兵公但都督不儀同三司者不置從事中郎置功曹

一人主吏在主簿上功曹參軍一人主佐記室下戶

曹上監以下不置諮議記室餘則同矣太宗以來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為大郡

邊守置佐吏者又置長史餘則同也南齊有驃騎車
 騎衛鎮軍中軍撫軍四征四鎮將軍加大字位從公
 開府儀同如公又有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將軍
 四中郎將亦因宋制唯處諸王素族無為者又有冠
 軍輔國寧朔寧遠龍驤將軍凡諸小號亦有置府者
 又有領軍將軍中領軍護軍將軍中護軍凡言為中
 小者同一官也諸為將軍官皆敬領護諸王為將軍
 道相逢則領護讓道焉自晉世以來領軍護軍及左
 右二衛驍騎游擊將軍為六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
 號四軍又有屯騎步兵射聲越騎長水號五校又有

虎賁中郎將冗從僕射羽林監積射強弩殿中員外
 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武衛將軍武騎嘗侍自二衛
 四軍五較已下竝謂之西省而散騎為東省復荊州
 置護南蠻較尉巴州置護三巴較尉雍州置寧蠻較
 尉益州置平蠻較尉寧州置鎮蠻較尉廣州置平越
 中郎將又有護西戎較尉護羌較尉鎮蠻護軍安遠
 護軍皆置官屬有差梁武以將軍之名高下舛雜命
 更加釐定於是有所奏至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

衛驃騎為二十四班內通四征東南西北四中軍衛

正施為二十三班八鎮東南西北正施在外為二十

二班八安

東南西北正施在外左右前後正施在內為二十一班四平南

西四羽

左右前後為十班凡三十六號為一品是為重號

將軍忠武軍師為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為十

八班

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

鎮兵羽師宣惠宣毅為一十七班

代舊四

十號為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為十

六班

代舊征虜

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為十五班

代舊冠軍

十號為一品所謂五德將軍者也輕車重車征遠鎮

朔武旅貞毅為十四班

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偃者

方得北加位從公凡督府置長史司馬諮議諸曹有錄事曹記室等十八曹天監七年更置中錄事記室

中置兵參軍各一人

寧遠明威振遠電耀為十三班

代舊寧用十號

為一品武威武騎武猛壯武鸞武為十二班電威馳

銳追鋒羽騎突騎為十一班十號為一品折衝冠武

和戎安壘猛烈為十班掃狄雄信掃虜武鋒摧鋒為

九班十號為一品畧遠貞威決勝開遠光野為八班

厲鋒輕銳討狄蕩夷為七班十號為一品武毅鐵騎

樓船宣猛赫功為六班尅狄平虜討夷平狄威戎為

五班十號為一品伏波雄戟長劔衝冠鵬騎為四班

伏飛安夷尅戎綏狄威虜為三班十號為一品先鋒

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為二班綏虜蕩寇殄虜橫野馳

射為一班十號為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

為貴其制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

悉以大號居後以為遷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

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于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

品飲其百司之外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有牙門

代舊 期門 代舊 建武 為八班候騎 代舊 振威 雄渠 代舊 振武 為七班

中堅 代舊 奮威 為六班戈船 代舊 揚威 繡衣 代舊 揚武 為五班執訊

代舊 行陣 代舊 廣威 為四班鷹揚為三班陵江為二班偏

將軍裨將軍為一班凡十四號別為八班以象八風

所施甚輕又有武安鎮遠雄義 擬車 騎 為二十四班四

撫 東西南北 擬四征 為二十三班四寧 東西南北 擬四鎮 為二十二班四

威 東西南北 擬四安 為二十一班四綏 東西南北 擬四平 為二十班

凡十九號為一品安遠安邊 擬忠武 軍師 為一十九班輔

義安沙衛海撫河 擬武臣 第四號 為一十八班平遠撫朔寧

沙航海 擬鎮丹 等四號 為十七班凡十號為一品朝海朔野

拓遠威河龍幕 擬智威 等五號 為十六班威壘安漢綏邊寧

寇梯山 擬智武 等五號 為十五班凡十號為一品寧境綏河

明信明義威漢 擬輕車 等五號 為十四班安隴向義宣節振

朔候律 擬寧遠 等五號 為十三班凡十號為一品平寇定遠

陵海寧隴振漢 擬武威 等五號 為十二班馳義橫朔明節執

信懷德 擬當威 等五號 為十一班凡十號為一品撫邊定隴

綏關立信奉義 擬折衝 等五號 為十班綏隴寧邊定朔立節

懷威 擬掃狄 等五號 為九班凡十號為一品懷關靜朔掃寇

寧河安朔 擬畧遠 等五號 為八班揚化超隴執義來化度嶂

擬礪鋒 等五號 為七班凡十號為一品平河振隴雄邊橫河

寧關 擬武毅 等五號 為六班懷信宣義弘節俘遼鑿空 擬魁 伙等

五號 為五班凡十號為一品捍海款塞歸義凌河明信片

擬伏波 等五號 為四班奉忠守義弘信仰化立義 擬伏飛 等五號 為

三班凡十號為一品綏方奉正丞化度海浮河 擬先 鋒等

五號 為二班懷義奉信歸仁懷澤伏羲 擬緘虜 等五號 為一班

凡十號為一品大凡一百九號將軍亦為十品二十

四班正施於外國及大通三年有司奏曰天監七年

改定將軍各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號將軍加

刑正雜號之中微有移異大通二年奏移寧遠班中

明威將軍進輕寧班中又置安遠將軍代貞武宣遠

代明烈其戎夷之號亦加附擬選序則依此承用遂

以定制轉則進一班黜則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

優劣為前後有鎮衛驃騎車騎同班四中四征同班

八鎮同班八安同班四平四羽忠武軍師同班武臣

爪牙龍騎雲騎冠軍同班鎮嶽羽師宣惠宣毅四將

軍東南西北四中郎將同班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

威同班智武仁武信武勇武嚴武同班爲五德將軍
輕車領朔武旅貞毅明威同班寧遠安遠征遠鎮遠
宣遠同班威雄威猛威烈威振威信威勝威畧威風
威光同班武猛武畧武勝武力武毅武健武烈武威
武銳武勇同班猛烈猛盛猛銳猛震猛進猛智猛威
猛勝猛駭同班壯武壯勇壯烈壯猛壯銳壯盛壯毅
壯志壯意壯力同班驍雄驍禁驍猛驍烈驍武驍勇
驍銳驍名驍勝驍迅同班雄猛雄明雄烈雄信雄武
雄毅雄壯雄健同班忠勇忠烈忠忠猛忠銳忠壯忠毅
忠捍忠信忠義忠勝同班明智明畧明遠明勇明烈

明盛明勝明進明銳明毅同班光烈光英光遠光勝
光銳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同班颯勇颯猛颯烈颯銳
颯決颯起颯畧颯勝颯奇颯出同班龍驤武視雲旗
風烈電威電首馳銳追銳羽騎突騎同班折衝冠武
和戎安壘起猛英果掃狄武館推鋒同班開遠畧遠
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山雲勇振旅同班超武
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尅狄平虜稜威昭威威戎同班
伏波雄戟長劔衝冠鷁騎仗飛勇騎破敵尅敵威勇
威虜同班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
橫野馳射同班牙門期門同班候騎熊渠同班十堅

典戎同班執訊行陣同班伏武懷奇同班偏裨將軍
同班凡二百四十號爲四十四班又雍州置寧蠻較
尉廣州置平越中郎將北梁南秦置西戎較尉寧州
置鎮蠻較尉西陽南新蔡晉熙廬江等郡置鎮蠻護
軍武陵郡置安遠護軍巴陵郡置度支較尉皆立府
隨府主號輕重而不爲定其將軍施於外國者雄義
鎮遠武安同班擬衛鎮等三號四撫同班擬同四征
四威同班擬四平安遠同班擬忠武等號撫河衛海
安沙輔義同班擬武臣等號船海寧沙撫朔平遠同
班擬鎮嶽等號壘幕威河和戎拓遠朔野羽海同班

擬智威等號梯山寧寇綏邊安漢威壘五號同班擬
智武等號爲漢義明昭信綏河寧境同班擬輕車等
號候律振朔宣節向義安壘同班擬寧遠等號振漢
寧壘陵海安遠平寇同班擬威雄等號懷德執信羽
節橫朔馳義同班擬武猛等號安朔寧河掃寇靜朔
懷關同班擬驍雄等號渡嶂奉化康義超壘揚化同
班擬猛烈等號寧開橫沙雄邊振壘平河同班擬忠
勇等號明信陵河歸義欵塞捍海同班擬光烈等號
立義仰化弘信守義奉忠同班擬颯勇等號奉誠立
誠達誠顯誠義誠同班擬龍驤等號尉遼寧渤綏嶺

威塞通侯同班擬折衝等號掃荒威荒定荒開荒理
 荒同班擬開遠等號奉節歸節遠節效節仗節同班
 擬趨武等號渡河凌海承化舉正綏方同班擬伏波
 等號仗義懷澤歸誠奉信懷義同班擬前鋒等號凡
 一百二十五將軍二十八班並施外國戎國準予中
 夏焉大同四年魏彭城王爾朱仲遠來降以為定維
 大將軍仍使其北討故名陳承梁制官又有戎號擬
 官自一品至于九品凡二百三十七鎮驃騎等三號
 將軍擬官品第一 一秩中 四中 軍撫 四征 東西 八鎮
衛護 東南西北
 等十六號將軍擬官品第二 秩中 二 秩中 二 秩中 二
 左右前後

劔備身正副都督刀劔備身五職刀劔備身員外又
 有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員護軍府將軍一人掌
 四中關津輿駕則護駕中護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
 曹五官主簿錄事釐其府事其屬官東西南北四中
 府皆統之四府各中郎將一人長史司馬錄事參軍
 統府錄事各一人又有統府直兵及功曹倉曹中兵
 外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各一人法甲鏡等曹行
 參軍各一人又領諸官府尉津尉左右衛左右武衛
 左右武侯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並有長史司馬
 錄事功兵曹倉騎曹參軍法曹錄曹行參軍 各一行

參軍 左右衛左右武彥各六人左右武衛各八人 等員左右衛掌官掖禁

禦攝督仗衛又各有直閣將軍六人直寢十一人直

齋直後各十五人並掌宿衛侍從奉車都督六人掌

馭副車武騎管侍十人殿內將軍十五人員外將軍

三十人殿內司馬督二十人員外司馬督四十人並

以參府朝出使勞問左右衛又各統親衛置開府 左

衛開府左翊衛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四開府 府置開 及武衛武彥領軍東官領兵開府準此也

府一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等曹參軍法曹行

參軍 各一人 又有儀同府 武衛武彥領軍東官領兵儀同皆準此也 儀同已

下置員同開府但無行參軍諸府皆領軍坊每坊 東

尅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劔衝冠彫騎

仗飛勇騎破敵尅敵威虜等將軍鎮蠻護軍 西陽南新蔡晉

熙廬江郡小府鎮蠻安遠護軍度支較尉隨府王號輕重單作則減太守內史相一階若有將軍減一階

安遠軍護度支較尉 曰陵 等擬官二十三號品第八

並六 前鋒武毅開遠招遠金城稜威破陣蕩寇殄虜 百石

橫野馳射等將軍擬官十號品第九 並四 諸將軍起

自第六品已下板則無秩其雖除不領兵領兵不滿

百人拜除此官而為州郡縣者皆依本條減秩石 二

石減為千石千石降為六百石自四百石降而無秩依其州縣郡自各以秩論 凡板將軍皆

降除一品諸依此減降品秩其應假給章印各依舊

差不貶奪其封爵亦為九等之差後魏有大將軍大

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州府諸軍事品第一都

督之州諸軍事又有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驃

騎車騎加大者位在三司上衛將軍加大者次儀同

三司品並第一下又有四征四鎮將軍四征加大者次衛將軍四

鎮加大者次尚書令又有中軍鎮軍撫軍將軍加大者次四征品第一

下又有四安領軍諸軍將軍加大者秩次三以下品第二前後

左右尚書四平次大者秩次護軍左右衛武衛將軍品第二

征虜輔國龍驤將軍品第三中壘中壘騎衛鎮遠安

遠建遠建中建節立意立忠立節恢武勇武耀武昭

左右前後四翊左右前後四平東西南北等十六號將軍擬官

品第三秩中二千石中武軍師武臣瓜牙龍騎雲麾冠軍

鎮兵翊師宣惠宣毅等將軍中郎將智仁勇信嚴等

五威五武將軍令二十五號擬官品第四秩中二千石輕

車鎮朔武旅貞毅明威等將軍將軍加大封者至此比加大通進一階

寧安征旅振宣等五遠將軍寧蠻較尉雍州少府蠻越較尉中郎

將隨府王軍號輕重若單作則減刺令十八號擬官

品第五威雄猛烈震信畧勝風力威光等十威武猛

畧勝力毅健烈威銳勇等十武猛毅烈威震銳進智

勇勝駿等十猛壯武勇烈猛銳威力毅志意等十壯

驍雄桀烈武威勇銳名勝迅等十驍雄猛威明烈信
 武勇毅壯健等十雄忠勇烈猛銳壯毅捍信義勝等
 十忠明智畧遠勇烈威銳毅勝進等十明光威烈英
 遠勝銳命勇戎野等十光威勇烈武猛銳奇決勝畧
 出等十威將軍斗越中郎 廣梁南秦南梁寧等州小府也 西戎平戎
 鎮蠻三較尉等擬官一百四號品第六 並千石 龍驤武
 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追銳羽騎突騎折衝冠
 武和戎安壘趨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鋒推鋒開遠畧
 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車拔山雲勇振旅等將軍
 擬官三十號品第七 並六百石 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海功

將軍以褒賞勲庸領軍府軍將軍一人掌禁衛宮掖

朱華閣外凡禁衛官皆主之輿駕出入督攝仗衛中

領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錄事釐其府

事又領左右衛領左右等府左右衛府將軍各一人

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已外各武衛將軍二人二人

皆有司馬功曹主簿錄事釐其府事其御仗屬官有

御仗正副都督御仗武職御仗等員其直盪屬官有

直盪正副都督直人正副都督勲武前鋒正副都督

勲武前鋒五職等員直衛屬官有直衛正副都督羽

衛正副都督前鋒正副都督等員直突屬官有直突

都督勳武前鋒散都督等員直閣屬官有朱衣直閣
 直閣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又有武騎雲騎將軍
 各一人驍騎游擊前後左右等四軍將軍將軍左右
 中郎將各五人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較尉奉
 車都尉等各十人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十五人冗從
 僕射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積弩積射強弩等將軍
 及武騎管侍各二十五人殿中將軍五十人員外將
 軍一百人殿中司馬都督五十人員外司馬都督一
 百人領左右府有領左右將軍領十牛備身又有左
 右備身正副都督左右備身五職左右備身又有刀

武顯武直閣將軍品第三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
 廣威建武奮武振武揚武廣武將軍品第四鷹揚折
 衝寧遠揚烈伏波陵江平漢輕車威遠虎威殿中員
 外將軍品第五宣威明威襄威厲威烈威寇威虜威
 戎威武烈武毅武奮將軍品第六綏遠綏邊綏虜討
 寇討虜討難討夷盪虜盪寇盪難盪逆將軍品第七
 殄寇殄虜殄難殄夷掃寇掃虜掃難掃逆厲武厲鋒
 虎牙虎奮將軍品第八廣野橫野偏裨將軍品第九
 又有領軍護軍若侍臣帶者上加中字品第三南北
 料領護將軍不兼置
 東西護匈奴羌戎夷蠻越城門較尉羽林中郎將射

聲越騎長騎步兵長水將軍品第三羽林中郎將戟
稽虎賁募員虎賁高車虎賁左右積弩積射強弩將
軍品第四附義歸義率義順義中郎將虎賁郎將品
第五大和二十三年孝文再次職令命數雖有升降
而大抵頗同北齊有驃騎車騎衛四征四鎮中軍鎮
軍撫軍四翊四安冠軍輔國龍驤鎮遠安遠建中建
節中堅中壘振威奮威廣德弘義折衝制勝伏波陵
江輕車樓船勁武昭勇明威顯信渡遼橫海踰岷越
障戎昭武毅雄烈懷猛揚麾曜鋒蕩邊開城靜漢綏
戎平越殄夷飛騎準擊武牙武奮清野橫野偏裨等

鄉團置團士一人佐二人左右武衛府無直照已下
準此

員但領外軍宿衛左右武侯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
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師田則
掌其營禁又加置司展師四人漏刻生一百六十人
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
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
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備身六十人掌宿衛侍參軍
事鑾曹行參軍各一人等員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
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較尉直長各
三十人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曹參軍鑾曹行參軍

各一行參軍人四等員領軍府左右各掌十二軍籍帳

差科詞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掾屬及錄

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法鑑等曹行參軍各一行參

軍十六人等員後周有柱國大將軍正九命驃騎車騎等

大將軍九命驃騎車騎等將軍正八命四征中軍鎮軍撫

軍等將軍八命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師都督正七命冠軍

輔國等將軍七命鎮遠建忠等將軍六命寧遠揚烈伏波

等將軍正五命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

撫軍五命宣威明威等將軍正四命襄威厲威等將軍四命

威烈討寇等將軍正三命蕩寇蕩難等將軍三命殄寇殄

難等將軍正二命掃寇掃難等將軍二命曠野橫野等將

軍正一命威武武牙等將軍唐武德初命秦王既平王

世克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號不

足以為稱乃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為位在三公上及

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

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

隸焉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

為立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

道為旗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

州道為招搖軍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

空州道為天節軍每將軍軍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

重者為之督耕戰之備自是士馬強勁無敵於天下

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後省之其後定制有

左右衛龍朔除府字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親府勳

一府勳二府勳一府勳二府等五府每府中郎一人

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左右驍衛龍朔去府字改為左

右武衛神龍復為驍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武衛

龍朔除府字光宅改為左右鷹揚神龍復為武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

員左右威衛舊為屯衛龍朔改為威武光宅改為左大將

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領軍衛龍朔改為戎衛光宅改為上鋒

舊為武疾衛龍朔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金吾衛

中郎將人數品制左右監門衛龍朔除府字大將軍各一

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將四人左右千牛衛龍朔改為奉宸衛神

龍復為千牛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將各二人

已上謂之左右羽林軍龍朔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

二員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同諸衛左右龍武軍初太宗選

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置百騎以為翊衛之備天后加

置萬騎為左右營置使以領之開元以來其左右羽

林軍名曰北門四軍開元二大將軍各一員將軍三

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大將軍各一員將軍三

員左右神武軍至德二年肅宗在鳳翔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三

員左右神策軍上元中以非衛軍使衛伯玉為大將

軍各二員將軍各二員貞元三年左右神策將軍各加

一神威軍本號殿前射生左右貞元二年九月改為殿前左右射生軍三年改為左右神策

威軍非六軍之制也大將軍二員將軍二員六軍統軍興元元年

左右十六衛上將軍貞元二年十六衛諸府隋置驃

等府充天下守戍兵不折衝都尉各一人唐因隋折

成軍曰府府有上中下折衝都尉各一人唐因隋折

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別將為果毅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別將各

一人其餘輔國鎮軍二大將軍冠軍雲麾忠武壯武

宣威明威信遠游騎游擊十將軍為散號將軍以加

武士之無職事者又以秦王齊王下統軍為護軍副

統軍為副護軍上大都督為驍騎尉大都督為飛騎

尉師都督為雲騎尉都督為武騎尉都督將軍為游

騎將軍親衛驃騎將軍為親衛中郎將其勳衛驃騎

准此親衛車騎將軍為親衛中郎將其勳衛車騎車

衛並准此監門府郎將為監門中郎將領左右郎將

准此諸軍驃騎將軍為統軍其秦王齊王下領之衛

及庫真驅陞真車騎並准此諸軍車騎將軍為別將

貞觀十一年更置驃騎大將軍為從一品武散官輔
國鎮軍二大將軍為從二品武散官冠軍將軍加大
字及雲麾已下游擊已上改為五品已上武散官又

置昭武振威智果翊麾宣節禦武仁勇陪從八較尉

副自六品至從九品上階六品已下武散官又武德

元年五月改隋鷹揚郎將為軍頭六月改軍頭為驃

騎將軍副為車騎將軍至二年五月車騎將軍隸驃

騎府七年三月改驃騎將軍為統軍車騎將軍為副

軍至貞觀十年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副為果毅都尉

武德七年又置都督府改大府官以上為大都督府

德宗時六軍又置統軍諸衛又置上將軍其出師

專征者有摠管都統元帥分土治戎元有團練使防

禦使節度使統押戎夷者有都護又貞元之後中人

治兵別有護軍中尉觀軍容使五代以後典掌禁軍

則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簡較殿前都指

揮使而下皆以藩臣領之唐之軍衛名存而寔廢矣

夫軍旅者所以防禍機遏亂畧將帥者所以摠戎政

揚國威入則壯乎羽衛出則鎮其方面士卒之存亡

攸屬邦家之休戚是繫焉得其人折衝於萬里儻非

其在奔北於三軍故古先哲王質於蒼龜所以難其

選也并於壇塲所以重其任也推轂而遣所以專其

事也列壤而封所以報其功也若乃係於誠節濟乎

功名則福祿隨之寡於方畧陷於敗衄則鈇鉞及焉

今竝採其善惡之迹成敗之謀忠逆之心賢愚之效
冀之於篇以示鑒戒凡一百六門

佐命第一

大帝王之興也必有命世之人傑折衝之虎臣周旋
翼從夷兇戡難然後大勲以集歸運斯格御天下之
圖制億兆之命者也自成周著伐罪之誓漢高有扶
義之舉白水興復當塗締構繇是而下或艱難以創
業或累積而啓祚莫不有毅勇之士爲之爪牙奮揚
威武式遏亂畧周旋夷險勤宣忠力奉旗以克敵畧
地以闢國用能震天聲而消羣慝厲輿師而一衆志

成樂推欣戴之美享利建世及之報功成名立爲方
來之所稱述其不偉歟

周太公望呂尚初事文王及武王卽位欲修王業東

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師之尚之父之故曰
師尚父亦男子美稱

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也武

王曰未可還師太公作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

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

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

甲子誓於牧野以伐紂紂師敗績明日武王立于社

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

祝以告禮說計紂之罪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
師尚父謀居多封於齊營丘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
揚諒彼武王諒佐也尚父佐武王為之尚將

漢韓信淮陰人秦末項梁渡淮信乃仗劍從之梁敗

又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

亡楚歸漢為連敖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

斬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夏侯嬰也曰上不欲就

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之言於漢

王以為治粟都尉蕭何言於漢王曰王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漢王乃拜信為大將事具宰相韓蕭賢及帝也

將門遂聽信計部署諸將部分而署置之漢王元年與兵東出

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

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

滎陽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不能西漢之敗却彭城

趙魏反漢王以信擊魏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

豹定河東使人請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

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夏說代相

闕與邑名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兵

數萬東下并陘擊趙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於

是周趙將廣武君李左車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
楚數使騎兵渡河擊趙王耳信來往救趙四年漢王
出成臯渡河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齊王
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虜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
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近楚不為假王
以鎮之其勢不定漢王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
使擊楚五年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
垓下項羽死封為楚王

曹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
涓潔也言其在中主

知潔清酒掃之事擊固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

蓋親近左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

公者時人尊稱之耳復攻固陵取之從守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

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郟

善置善置置名也狐父郟二縣名也置苦今之驛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

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

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

救雍兵擊李繇軍破之殺李繇虜秦侯一人章邯破

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
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楚爵號曰建成

君遷為戚公屬碭郡為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

之咸武南擊王離軍咸陽南又攻杜里大破之追北

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

將傷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

為執珪執圭古爵名也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縱氏絕河津擊

趙賁軍尸北破之尸鄉之北從南攻準與南陽守齧戰陽

城郭東今堵陽陷陳取宛虜齧定南陽郡高紀言南陽守綺隆封為

殷侯而自傳言虜齧紀傳不同疑傳誤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

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

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遷為將軍從還定秦攻下辦故道武都二縣也雍棧扶風縣也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壤地名也擊三

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後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

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

守景陵二十三日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

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

在東東擊龍且項它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

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雍王武反於外

黃程處反於燕皆漢將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往擊盡破之柱天侯

史失 反於衍氏遂被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葉南陽縣也 還攻武疆 武疆城在陽武 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

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 敗謂戰彭城而敗 漢

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八屯兵關中月餘魏豹反以假

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東張 東張屬河南 大破之

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

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

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

鄆大原縣也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嘗山王張耳引兵

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

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西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

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

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牧著潞陰平原南盧 五縣

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或以為高密 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 亞將次將也 定齊郡

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共守相許章及

故將軍田既 守相為相居守者 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

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

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六年與諸侯剖

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千三十戶世世勿絕

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初歸漢拜為都尉使參乘遂與東伐項羽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歸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遷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於滎陽城漢王患之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縱反間於楚軍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羽不聽

事見將帥問謀門

平乃

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七年更封為曲逆侯

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

薄為曲

高祖為沛

公初起勃以中尉從後攻固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

却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

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

殿鎮也謂鎮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

畧定魏地攻轅威束緝以往

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

靳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

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繇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

為多

多謂功多也

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

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為碭

郡長拜勃為襄賁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

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

尸北尸北鄉也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

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

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

德攻槐里好時最於將帥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係於

咸陽最上北救漆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沛沛今隴西

也縣還下郿潁陽卽今鳳翔郿縣潁陽在櫟陽東圍章邯廢丘破之西

擊益已軍破之益已軍郿將也攻上邽東守峽關擊項羽攻

曲遇最還守敖倉追羽羽已死囚東定楚地泗水東

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賜爵列侯剖符世世

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

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噲以舍人從攻

固陵方與還守擊豐泗水監豐下破之泗水郡名監謂監郡也破

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謂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

尼戰碭東尼秦將軍邾之司馬却敵斬晉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夫也卽官大夫也嘗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晉二

十三級賜列大夫卽官大夫也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陽武

鄉縣北破李繇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閭爵上閭謂名後通於天子

攻圍都尉陳留圍縣東郡守尉於城武却敵斬首十四級

捕虜十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今河南偃師陽

亭 河間守軍於社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却

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賜爵

卿從攻破楊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

四十四人賜爵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

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犢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鄴南陽縣也以却敵斬首十四級捕虜

四十人賜重封重封加二號也攻武關至霸上項羽欲攻沛

公既饗軍士中酒中酒飲酒之中也亞父謀欲殺沛公時獨

張良得入坐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直撞入帳下

以盾撞擊人也言於項羽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

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

天下解心疑大王也羽默然沛公入廁麾噲去既出

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山下走歸霸上

軍而使張良謝羽羽亦因遂已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

後數日羽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

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攻西

城白水北西今西縣白水水名言擊西縣之城於白水之北又擊雍輕車騎

雍南破之從攻雍熒城先登熒縣名屬武功擊章平軍好時

攻城先登陷陣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地名

却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鄆槐里柹中咸陽柹中即柹池

灌廢丘最

以水灌廢丘也

至櫟陽賜食邑社之樊鄉

今樊鄉

從

攻項羽屠煮棗

未詳其地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

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

廣武在滎

陽項羽引兵東從漢王擊羽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

四千人

周殷也

圍項羽陳大破之

於陳縣圍之

屠固陵羽死

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

臧荼反噲從攻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東取

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

舞陽侯

彭越字仲昌邑人嘗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為長設壇祭令徒屬乃

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從陽北擊昌邑

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

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

使下濟陰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

軍漢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

漢外黃

於外黃來歸漢

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

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

豹真魏後也

迺

拜越為魏相國擅將軍畧定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
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七十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
守成皐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
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
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
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羽所敗
固陵用張良策發使使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
以王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越乃引兵至垓下羽死立
越為梁王都定陶

黥布六人也初從項羽入咸陽為前鋒羽封諸將立

布為九江王都六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徵兵九江布

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王敗楚彭城布又稱

病不往楚項王由此怨布布愈恐不復往漢王與楚

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城至虞史宋州虞城縣使隋何使布何

說布起兵攻楚事具摭錄游說門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

王留而攻下邑今宋州縣也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間行

與隋何歸漢漢王使人之九江得布故人辛臣將眾

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

年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之九江得數縣五

平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

江兵與漢擊楚破陔下項籍死布遂剖符為淮南王
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

盧縮豐人高祖初起沛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嘗侍中

從東擊項羽封長安侯項籍死使縮別將與劉賈擊

臨江王共尉共敖子也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高祖詔

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皆曰大尉縮

嘗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乃立縮為燕王

酈商高陽人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初畧

地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

爵封信成君從攻蕞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

宛穰定七十縣別將攻旬關旬關分水西定漢中以

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

拘邑泥陽烏氏定安也拘邑在幽州泥陽北地縣也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食邑四千戶

從擊項羽二歲攻固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荼反臧荼也

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地名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

今易却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

食邑沛郡五千戶

夏侯嬰沛人為沛廢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

高祖相愛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嘗

奉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

賜爵嬰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

鯨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趣急速也下同賜爵執帛

從擊章邯軍東河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

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

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又擊秦軍維陽

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轉為滕令滕令徐州縣因奉車從攻

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芷陽後為霸陵縣至霸上沛公為漢

王賜嬰爵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

從擊項籍至彭城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公主

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嘗踐兩兒棄之嬰嘗長

行面雍樹馳雍擁面背也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也漢土

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擊項籍下邑

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縣名屬大原漢王即帝位

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

汝陰剖符世世勿絕

灌嬰睢陽販繒者繒者帛之摠名高祖為沛公畧地至雍丘

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

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社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

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力強也賜封執帛號宣陵

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
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
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文昌君沛公為漢王拜
嬰為郎中令從入漢中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
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
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龍且魏相項它軍定陶南疾
戰破之賜爵號文昌侯食社平鄉社縣平鄉復以中謁者
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
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故秦將降為公從擊破
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拜嬰為

中大夫令李必驍甲

二人皆故秦騎士重泉縣人

為左右較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饑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下破之所將卒斬左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拓公

王武軍燕西

拓縣名公者拓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燕西南燕國也

所將卒斬

樓煩將五人

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

連尹一人

楚官也擊

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
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
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別侯食邑社
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

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

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二縣擊破其騎所

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收下嬴博破齊將

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雷公於假密

雷縣名公縣令也攻龍且及雷縣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卒嬰所生得右司

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亞次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

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長亦如郡守也身虜騎

將入攻博陽前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僅取慮徐三縣名度

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正定項初

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

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此平陽在北郡遂

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雷薛沛鄼蕭相此六縣攻苦譙

二縣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願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

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陔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籍

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列侯降左

右司馬各一人及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

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

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嬰邑三

將帥部 三十五

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
信遂剖符世世勿絕食邑穎陰二千五百戶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孽庶子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

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

韓王欲以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成謂所立韓王沛

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從徇韓地得信以爲

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

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

人竦而望歸及其盜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從之謂盜

沛中將士氣鋒也竦謂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

拜爲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韓王成聞漢遣信畧韓地

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爲韓王項籍在吳時距漢

漢二年信畧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擊急韓

王昌昌降漢乃立信爲韓王嘗將韓兵從漢王使

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漢

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穎

川

傅寬初以魏五大夫騎將從沛公爲舍人起橫陽從

攻安陽社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

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爵號

共德君從入漢中為右騎將還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待高祖於懷縣也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

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敖地名左傳曰

敖音蓋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

參博參曹參也博太山縣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

食邑一千六百戶

斬彘以中涓從起宛胸今曹州縣攻濟陽破李繇軍擊秦

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騎將師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

司馬侯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

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謂上車司馬也騎長一人謂騎之長也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

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

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

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係雍丘擊

反者王武等畧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菑縣名今

孝城縣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

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

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

從降下邳鄆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

一人兵守郡當言兵郡守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

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

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畧地東

至鄆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

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

得江陵王致雒陽江陵王謂其赦之子尉也因定蒯郡從至陳取

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

周繆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

還定三秦嘗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

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

無讎上心帝以繆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

